登封縣志

卷十九 卷二十 卷廿一
卷廿二 卷廿三 卷廿四

LIBRARY
OCT 2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3
H527437
1787
v.6

登封縣志卷二十五

太常寺博士洪亮吉
登封縣知縣陸繼蕚 同纂

麗藻錄

詔誥

漢武帝加修太室詔

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啟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戸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 漢書

北魏孝文帝祭嵩高山文

維太和十八年敬昭告於嵩高中嶽之靈太極分運兩儀是生辰作乾寶嶽樹坤靈昭彰天地吐納五精唯中挺神祥契幽經日月交暉寒暑遞成萬象含和兆類孳盈爰自化闢俶慶胥庭軒轅曜哲伊祁載形逮於有周實光洛徵川潛龍光山隱鳳停三才憑徵七曜依明人倫傾首百神衆誠造厥區夏歷茲三正應符代績孰不斯營洎乎皇魏飛虬元弁螭騰穹象用九黔黎新邦典畧丕猷罔淸佗瓊指陰淹翠濕亭河圖曠覽升中闕銘朕承法統誕邀休宏開物成務載鑠成齡遷宇柳方闡繩廛城則直之興百堵若星日躔流馥月陸芬馨鏘旋紫宿景曜黃衢鸞聲嘒嘒鸑和嚶嚶歸蓋如雲還輣若

霆。惟嵩嵒嵒。峻極昊靑。惟邑翼翼。長啟魏京。薦王告虔。用昭永貞。納玆多福。萬國以寧。類函

唐太宗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書

太尉、尙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比者天下喪亂。萬方乏主。世界傾淪。三乘道絕。遂使閻浮蕩覆。戎馬載馳。神州糜沸。羣魔競起。我國家膺圖受籙。護持正諦。馭鳫飛輪。光臨大寶。故能德通黎首。化闡祗林。旣沐來蘇之恩。俱承彼岸之惠。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逆天常。窺覦法境。肆行悖業。今仁風遠扇。慧炬照臨。開八正

之途復九寓之跡法師等并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克建嘉猷同歸福地擒彼兇孽廓玆淨土奉順輸忠之効方著闕庭證果循眞之道更宏像觀聞以欣尙不可思議供養優賞理殊恒數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各安舊業永保休祐故遣上柱國德廣郡開國公安遠往彼指宣所懐可令一二首領立功者來此相見不復多悉 石刻

唐元宗徵隱士盧鴻一詔

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元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黄中通理鉤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上足侔古人故此下徵書

佇諧善績而每輒托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於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便勑齎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唐元宗授盧鴻一諫議大夫詔

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受諫議大夫

唐元宗賜隱士盧鴻一還山制

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

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臥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宏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鎭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石絹五十匹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 唐書

疏

唐張說諫武后避暑三陽宮疏

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嶮過夏涉秋

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居從兵馬日費資饟太倉武庫并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谷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臣竊為陛下所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告成褊小萬方輻輳塡郛溢郭併鍾無所排斥居人逢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惸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之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

十里外無垣牆扃禁內有榛叢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涉密乘險巖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頤爲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覘邊南有夸獠騷擾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間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懼言責不職耳

國朝丁思孔請免黑鉛疏

題爲諮訪地方利弊以圖興除實效甦息民生事南陽府屬內鄉新野開封府屬禹州滎澤河南府屬登封永寧等六州縣全書舊額開載應解黑鉛共五百八十九觔八兩八錢零豫省素不出產俱赴遠方採買因爲數無多尙可勉力措辦迨至康熙二十四年准戶部咨縣增黑鉛五萬五千四百二十三觔較原額幾及百倍合計各省共新增一十一萬觔而河南一省獨居其半以致各州縣採辦惟艱跋涉於湖南等產鉛處所數千里之外購買運送方得轉解

京師且定價每觔三分五釐民間價値貴賤不時與夫往返盤剝脚價解運交納等項費用甚多年來拮据設

措。筋力俱疲。官民苦累莫支。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或竟免辦解。或以正供、萬不可缺。准解
折色。改於出產黑鉛省分。就便採買。庶
國課無損。民生有益矣。

國朝顧汧循舊折漕疏

題為豫民公籲
聖恩。仰請循舊改折漕糧。以示沛
皇仁事。豫省連歲荒歉。民生疲困。仰賴
皇上洪慈。屢蠲正賦。併停漕運。復將康熙三十一年錢
糧通行蠲免。是
皇上之嘉惠元元者、既優且渥矣。臣荷蒙

特恩簡畀中州自初入境諮訪利弊卽知辦解本色漕米一項最為民累前往來浙川沿途士民羣聚呈控咸稱兌漕虛費浮於正項仰望
聖恩仍准永折以甦民困茲據布政使詳據各府州縣申請改折臣思漕米重關
國儲何敢輕議改折惟是豫省漕糧非江浙等省可比各省鄰近水次糧艘停泊隨到隨運豫省不通舟楫每年應徵正改兌漕糧併潤耗本色行糧及德州倉糧約計二十五萬餘石原不徵收本色係一條鞭徵銀遠赴直隸大名府小灘鎭採買交兌以全省之糧取給於隔屬之一隅因而彼處囤戶牙行視為奇貨高擡價值閉

戶遏糴或土混奸牙勾結官旗任意勒索兼之給軍盤剥與修廒蓆片等項雜費數倍正供若從本省辦買由陸輓運小灘遠者距千餘里近者亦數百里腳價之費更屬不貲勢不得不累官民賠墊是以康熙二十二年前撫臣王日藻題請改折民獲休息至二十九年奉部文仍運本色因地方荒歉前撫臣閻興邦疏請停運卽邀

俞旨三十年部覆前撫臣閻興邦疏不允停運又蒙

特旨准折三十一年復蒙

上諭停徵是豫省辦運漕米之苦久在

睿昭之中矣夫同一輸納也運本色則小民賠累而在

官吏多修船行月之費改折色則無損於正供而民實
受其福一轉移間公私交便且漕米自改折停運迄今
已歷十載而
天庾之積軍國之需並未匱缺毫末是改折漕糧之有
益於民生無損於
國計彰明較著仰祈
鑒允豫省漕糧照舊永折解部充餉則兩河億萬生靈
獲享無疆之慶矣

表

北魏崔光諫靈太后幸嵩高表

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甸存省民物

誠足為善雖漸農隙所獲棲畝饑貧之家指為珠玉遺秉滯穗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驚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徵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轘關峭嶮山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嘗犯霜露出入半旬遂越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實用悚慄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螻蟻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轥蹈必有類殺慈矜好生應番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禍興罪厲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屨敗穿晝暄夜凄罔所覆藉監師驅撫泣呼相望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饑饉

薦臻方成儉倣爲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興嗟怨伏願遠覽虞舜恭已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忭悅

唐崔融賀封禪表

臣某等言伏奉某日詔書有某年月日有事於中嶽恭聞大禮不勝欣忭臣聞巡狩者何觀人風而叶時月封禪者何增天高而益地厚然則聖帝臨下必有玉帛萬國之事焉明王在上必有柴望百神之禮焉伏惟天皇御寶位膺璿歷宅顥氣以開元鼓浮風以成化宗文祖

武之業天祚彌光制禮作樂之功皇猷載遠四方無事不聞犬吠於中國六合清平唯睹鳩行於道路恩周動植德洞淪冥東魚西□□而自至□秬黃麰應圖而合牒嵩維中嶽洛陽下都三臺崛起五彄相映風雨交會寔惟天地之中威靈肅然固是神明所伏可以光照累聖可以謁欸上元展時適於仙宮叶歲巡於福地象天之道備法駕而非遙望君之來因名山而有日臣等歆和昌運冒寵崇班用雖微於犬馬情諒兼於鳥獸三呼在聽欣承漢后之儀尋譏不行竊鄙晉氏之德限以官守不獲稱賀軒墀無任悰踴之至□□某奉表申賀以聞

晉傅亮宋公至湯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旆西邁、將届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於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宫廟隳頽、鐘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某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晉書

頌

晉潘岳許由頌

邈哉許公，執眞履貞，辭堯天下，抱朴隱形，川渟嶽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峩峩治所，樂慕景名，登箕遙遙來過墓庭，通於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其有榮，聊述雅羨，揚公馨聲。本集

金元好問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涖登封，侯之來，前政適爲飛蝗所被，孽小焰焰，如棼緜，如沸靡，殆若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惕

卒併冗吏決留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即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貧富丁之寡衆里社之小大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纖悉具備著爲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斂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强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耕遣田父野叟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爲感動以爲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槩俟之治仁心以爲質不屑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爲夸也故吏畏而愛民

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莫不以崧前爲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冠之舉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卽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茲邑侯往矣吾屬能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中進士乙科釋褐滏陽薄郎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階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膏自濡百螣踵來惠而不鉏饞喙旣饜督之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斂孶幾何日朘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敷腴侃侃薛侯仁信篤誠優爲趙張恥以自名我靖我民

而不震驚涵浸薰釀千室更生侯勸於郊民爾良苦治
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而遞孰爲汝所不奪汝時不急
汝租無惰不勤游末是趨辨爾種稑相爾菑畬區爾欲
深苗爾欲疏稂莠既芟蝨賊既除穰穰滿家貢以羨餘
民拜侯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
賦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此
暇時從侯於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豈富移
秩蕭蕭馬鳴我侯於征侯無慍容民有嘆聲吏昔屏氣
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于渴未濡蔽其泉流于
喝未蘇徹其庇庥侯去不留去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
下邑出而爲雨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

東、顧瞻褒回。嵩邱盤盤。潁水湝湝。我侯之恩、其有旣哉。

遺山集

贊

魏曹植許由巢父樊仲父贊

堯禪許由、巢父是耻。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爲濁。嗟此三士、淸足厲俗。本集

晉嵇康許由贊

許由養神。宅於箕阿。德貞體全。擇日登遐。本集

晉郭璞嵩山大室贊

嵩惟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元漠。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之英。本集

論

晉石崇巢許論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拒堯之讓。逍遥頤神。寶已遺世。司馬以假托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臯陶䕫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已。巢許則元愷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厲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書

唐韓愈與少室李拾遺書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寛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兇銷鑠而縮栗迎風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

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

子之道幸甚 文公集

宋謝絳遊嵩山寄梅殿丞書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爲人間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遊侶因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翼日過緱氏閱遊嵩時碑碑甚大字尚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轘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於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

治宮拜眞宗御容稍卽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車徒從者不過數人輕齎遂行是時秋淸日陰天未甚寒晩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淸壯之時如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磐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嶄崒斗甚則芒屩以進窺玉女窓搗衣石石甚異窓則亡有迴邏至八仙壇憇三醉石徧訪墨蹟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曾體最溢最先到丞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飲從容間躋封禪壇下瞰羣峯乃向所跂望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世所謂仙人者僕

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爲其輕蔑矣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著姓名於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覩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鑱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於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詣盡東峰頂旣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僧汞叔言聖俞嘗言斯人之鄙恐不足牽損大雅僕彊諸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而徑下三四里法華者棲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飮食猿鳥也卽厥眞旨則軟語善答不可具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曾汞叔扶道貶

異最爲辯士不覺心醉色怍欽歎忘返共恨聖俞謗斥也是夕宿頂上會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絶世間慮盤桓立清露下眞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卽舍張燭具豐饌醴酒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間以謔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午間至中院申刻出登封西門趨潁陽宿金店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由茲路則不能盡詣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此行十七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卽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

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占爨烟熏燎又塗塡其內已戒邑宰徙而出之此間峰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蓋薜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鎭遂緣伊道流陟香山上下方飲於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末及此凡題名於壁於石於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自長夏門入繞崧轘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而

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浸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

跋

宋歐陽修天封觀題名跋

右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之記遇雷。意其有所戒也。文忠公集

宋邵伯温嵩山紀行詩跋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憇峻極下院。

登嵩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轘轅道、至龍門。遊奉仙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巖、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渡伊水、至香山皇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壁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其旨遠矣。河道集

宋葉夢得盧鴻草堂圖跋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歷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并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荆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載祀、倏踰二

紀游懼多難編輯尙在物在時遷所宜興歎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蓍記又書已酉歲重九呂專謁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蓍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蓍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爲荊州節度使正咸通中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年已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宜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於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枕烟庭羃翠亭等眇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各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

視鴻居爲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併。天下詠之以爲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

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石林集

明王世貞裴漼少林寺碑跋

裴懿公漼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金石録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爲之邪。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弇州續稿

序

唐梁肅送韋拾遺歸嵩陽舊居序

高人出於華族。冠冕處乎山林。於士儀見之矣。在魏周際、逍遙韋公、語嘿之間、全清淨之道。間餘二百載之子

以純懿貞粹追烈祖之蹤一門淸風獨映今古可謂全美也已初士儀與孔君述睿同隱於嵩邱上嗣位舉逸民孔以諫議大夫徵且調護太子乘輿還自漢中吾子倘佯於松桂之下鶴板入谷拜左拾遺固辭獻納之任遂有江湖之適議者稱孔之兼善吾子之自得出處一轍消息同符然後知刻意而高待時而動者俱失其道理矣揚州刺史杜公蘊伊邵之望悅禽息之風士儀依仁游道幾歷寒暑旣浩然有歸思乃忽乎以將行予嘗同召諫官同被儒服所不同者執李公之御與蹈潁陽之塵而已會脫韁鎖隨烟霞訪吾子於巇巖之側豈或碌碌久爲躁靜之異乎先書寄懷且以序衆君子考槃

之什文苑英華

明李維楨嵩山序

民部傅元鼎善古文詞尤精於史記以爲六經之鼓吹旣令登封討論中嶽故實倣史記八書著嵩書五年而後成釐之爲篇十有三蓋自天文地理古今帝王封禪祠宇都會城邑公卿大夫士生於斯仕於斯隱於斯遊於斯所紀載題咏與仙眞之遺蹟鬼神之災祥緇黃之託處鳥獸草木之品彙巨細兼該圖史畢具矣余仕中州從釣臺望嶽近在几席三度欲往皆以事奪每用爲恨今得是書臥而遊之幸甚昔鄭夾漈馬貴與藝文類目名山有記有錄有譜有圖而稱書自元鼎始登通志

有盧鴻一嵩山記而嵩山有書自元鼎始易之觀陰陽書之導山水詩之識名物春秋之明褒貶禮之節文樂之律度體例並舉貫三才總百家卽以伯仲史記言有大而非誇也元鼎有軼才好倜儻大節爲刑部郎狂且闖入青宮將爲要離荆軻之所爲執下司寇以事出非常邪議紛起元鼎力贊主者默定爰書戮一人而逆謀膽落主鬯以安尋推擇使讞三晉所平反數百人獄牒爲天下第一役甫竣抗疏指陳闕政多批鱗語疏留中忌者中之謫籍事白卽其家起爲南度支郎其僚有居前功者已驟躋卿列而元鼎絕口不言遂無殊尤之擢隨牒平進不得休足輦下夫嵩嶽降神生申及甫申伯

之德曰柔惠且直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嵩山在天地中其神聰明正直而一元鼎修明祀事其德足以昭其馨香神實臨之是以能直能則剛不茹柔不吐可以聞四國可以柔萬邦是書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人以和猶之山然財用於斯乎出原隰衍沃衣食於是乎生其所由來宏遠矣如第以誇多鬬靡弔詭鈎深比於山經野史秘諸帳中助揮麈之談而已未爲不知元鼎未爲眞知元鼎也本集

國朝耿介孝經易知序

吾讀孝經至於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未嘗不撫卷流連作而嘆曰嗚

呼孝之道大矣觀一聖一賢一堂問答之際唐虞雍穆
三代熙皡之象宛然在目蓋亟欲其行之也故夫子曰
吾行在孝經而卒以不得行及讀論語見孔門言仁言
孝又未嘗不撫卷流連作而嘆曰嗚呼孝道之大大於
此矣蓋孝之理一仁之理仁之理一天之理也是理在
天爲元賦於人爲仁天地生物之心元氣流行萬物無
不發生長育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發而爲孝由孩提愛
敬之良充其量直於胞民與物參天地贊化育則可謂
分殊而理一用大而體約矣吾夫子删定贊修他書皆
不自名經而獨於孝經則自名之又曰夫孝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豈不以無人不得天地之理以爲

性卽無人不以生物爲心卽無人不以生物爲心卽無人
不以愛親爲念經常不易之道未嘗一日泯於人心乎
有世道之責者亦何不念此也今天下車書一統海寓
乂安
聖天子躬行仁孝以禮樂彝倫化導天下將見太和之
氣在宇宙間然則欲求德之本而教所由生舍孝經何
以哉誠使凡爲子者人手一編朝夕講貫心得躬行由
一家而一國而天下和順吉祥之氣洋溢充周以之爲
臣則忠以之爲弟則弟以之交友則信禮者履此者也
義者宜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樂者樂
此者也孝之所融液者深則仁之所汔暨者溥唐虞雍

穆三代熙皡之象無難再見今日矣介山居無事沉潛是經葢亦有年不揣妄謬折衷前儒之旨務歸簡要編次成帙刊行以廣其傳其於風俗人心有所裨益與否非愚之所敢知也敬恕堂稿

國朝耿介周易淺解序

昔者聖人思有以治萬世之天下必先有以正萬世之人心使人心正則天下得其治而聖人憂世之心始慰此易之所由作也葢自包羲畫卦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蘊義理於占筮之中吾夫子贊易則發揮義理而兼占筮作爲十翼用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納斯世於寡過之域故三聖之書至夫

子而大備。秦漢以來，或泥於術數而不得其融通之理。或流於虛寂而不得其中正之極。易之道於是始晦。有宋周子，特表太極圖，以太極爲陰陽五行萬物之本，而貫之以一誠。程子易傳，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變易以從道。邵子深悟畫前之易，而以天時人事，互相考驗。朱子則有本義，有啟蒙，發圖書經緯之藏，闡天地生成之秘。明奇偶象數之原，推揲蓍求卦之法，使人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不迷於吉兇悔吝之途，以爲用舍從違之準。嘗曰，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夫天地之易，吾心之易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誠能一動一靜。仁以爲本體。義以爲裁制。則吾心之易。合乎天地之易。將有吉無凶。有得無失。有善無惡。風俗還於質樸。氣運臻於淳古。人心正而天下得其治矣。此朱子本義。所以深契三賢四聖之心。而善學易者。必以朱子爲歸也。新安張子翰仙。與孟雲浦呂明德。兩先生同里。潛心理學。博綜經書。靡不窺其奧義。而尤沉酣周易。居恒取朱子之書。坐臥寢食其中者。數年爲之標舉其大旨。敷陳其正義。曲暢其辭中之趣。默悟其言外之神。隱者顯之。微者彰之。幽者著之。秘者發之。名曰淺解。久藏篋笥。會秉鐸郾城。乃校正刊刻。以訓誨多士。庚午春。承手書相寄。求爲序。余反覆披玩。尋繹於其

命名之意。而知翰仙之深於易者也。盖天地陰陽萬物之理。莫不由淺以見深。如太極、深也。而示之卦畫、則淺矣。形而上之道、深也。而不出於形而下之器、則淺矣。寂然不動、深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淺矣。以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深也。而化育周流、昭著於時行物生之中。天命之性。不覩不聞。深也。而道體呈露。分布於日用倫常之際。體中固含用也。而必於用處見體。靜中固有動也。而必於動時觀靜。以爲深而未始不淺。以爲淺而未始不深。微乎微乎。非深於道者、孰能識之。余是以於命名之意而知翰仙之深於易者也。即書之以爲序。同上

國朝耿介嵩崖易義序

六經皆治世之書。獨易取變易。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道
者、太極也。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其體至約、而用靡不周。
其顯至著、而微不能外。放之可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
密。此易所以爲五經之原。而千聖心傳、百王治理、未有
或過焉者也。

本朝法古圖治。以經術取士。四書外、士子各占一經。景
子東暘、天資純粹。其尊公月如年翁。積學邃養、尤深於
易。窺天人性命之奧。究廣大變通之蘊。東暘幼服庭訓。
講習討論、有素。志學之年、即讀書嵩陽書院。潛心聖賢
之學。復專精舉子業。余每見其雪窗寒燈。夜半天心。太
極之理、固已超然默契於其衷矣。由是攻苦揣摹。爲文

甚富戊辰捷南宮之後檢得百餘頁出以問世冉求光先生爲之評選余取而讀之廣大悉備變通不滯命意渾成修辭條暢而本原之地歸重君臣蓋自太極分陰陽君臣大義定矣使泰交之世上下一德三光明五行叙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太和在宇宙間將天地生物之心於是而遂聖人憂患後世之懷亦於是而慰安知天高地下尊卑定分剛柔兩畫不足以包舉全易也況天地生萬物後將天下國家之責裁成輔相之任盡舉而委之聖人吾夫子於易繫乾元既標在天首出之名而六十四卦大象不曰君子則曰后則曰先王其義亦可見矣讀之者沉潛反覆識得無時無物不有太極而變

動周流言天必驗之人言理必徵諸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千聖心傳百王治理不出戶庭而得之矣巽曰得君行道泰交之象將以此爲準非可作尋常帖括制義觀也是爲序 同上

國朝張伯行景冬暘說嵩序

冬暘先生說嵩一書前十五篇以爲經後十四篇以爲緯或曰是書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舉一嵩之本末推而極於鬼神之幽人物之著紀盛而必逮其衰語嘗而不捐其怪甚矣先生之閎博而識彊也余曰如若所言惡足以盡先生哉昔者方域肇分神禹作貢嵩於時曰外方山海經則曰太室少室爾雅則曰中嶽周語則曰崇

山漢魏以來書傳碑記詩歌贊頌作者代不一八士生
於今將使微者張之缺者完之雖欲聞不博識不彊不
可得已於先生何異焉或曰吾非儕其說於馳騁者流
也山水之有志也本於經發明於注今有志而不合乎
經與注者相環矣潁濦一水而莫知其同綸輪兩地而
莫知其異東谿可以名縣玉谿可以名沙甚者嵩在周
鄭之間以韓之滅鄭而疑豫於袞潁據荊州之北以荊
之浸曰潁湛而疑豫於荊九州且數變以至於此先生
原始要終正其訛謬星野沿革水泉封域諸篇如指掌
然吾故展卷而嘆以爲不可及也余曰子言誠善雖然
山之爲嶽者五而說不他及何居或曰先生固已序之

所謂生長於嵩家世嘗沐休暇賞必於嵩者也余曰此特其自道云爾吾爲子究言嵩之說三代而上中嶽無定名大抵山之高且大者在畿以內則當之周禮立土圭法以正日景於是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所和會謂之土中傳稱潁川陽城地爲然今之中嶽嵩山是已吾聞之數起於中者也河圖之中五與十同位五乘五而十也北則一與六同位一乘五而六也南則二與七同位二乘五而七也東則三與八同位三乘五而八也西則四與九同位四乘五而九也洛書之中有五無十縱横計之皆得十有五數夫數上不必兼下左不必兼右者兼乎上下左右而成數者中之五也夫岱

霍華恒不必相統若統乎岱霍華恒而成嶽者中之嵩也是故其星曰塡其行曰土其事曰思其德曰信四星皆失塡乃爲動四德悉具信乃爲根先生之所以道問學而致廣大者坐言起行胥是說焉先生之擧側曰因地感發隨事寄托是擧一嵩而凡統於嵩者不啻言之該而詞之詳矣且是書豈第亹亹修辭已哉先生幼從游於湯潛庵耿逸庵兩先生講明正學爲已任而一以躬行必得爲本不屑屑於聲音笑貌以博虛名其中實有所見而學確有所據書中發明駁正之處無不深切著明其感發寄托誠有關於世道學術勿視爲編纂紀述已也故緯說自巡祀古蹟以下或存而不論或論而

不議至峻極寺之天災石麪穴之物瑞仙佛二氏蔓延之顛末無不惻然志之而欲以土中得失之故風諭士大夫也學者不寤乃視與記載之書等不已陋乎或曰然向吾止得其說今而後得先生為說之心也刻旣成余即以前所問答序其端然不知說嵩之所從來者且附會於博聞彊識之譽而以余言為希潤也 正誼堂集

國朝陳鵬年說嵩序

宇內扶輿淸淑之氣流為河峙為山嶽而山嶽之靈奇幽秀或傳與不傳卽傳矣而有盡有未盡此皆有數存焉而實視乎得其人與否也雖然其人蓋難言之非有援据古今之學則其取材不富非有杼軸予懷之手則

其結搆不奇文況著書之歲月不賒生長之土風各別則亦無以搜奇抉奧派晰支分証諸耳聞目見之餘一一親道其所以然以予家世湖湘距衡南不百里少時嘗遊息往來其間宮觀臺榭之廢興草木岡巒之佳勝雲雷朝暮之變幻與夫神仙方技文人學士遊覽之遺蹤靡不留心搜採冀得勒成一書而苦於摭拾未廣嗣後奉

命纂修

皇輿全覽得盡考天下之名山大川於吾衡尤惓惓焉然卒以外遷風塵堆案未能一償夙願矧嵩高居四嶽之中其爲天地清淑所鍾莫大於是前乎此者非無志

秉紀述。然而罣漏固多。卽舛譌不少。今讀冬暘先生說嵩一編。始歎援据之精。杼軸之妙。大函細入。自命一家。直可與山經爾雅。共垂不朽。而非一切紀載之所能及也。所以然者。良由先生生長於斯。旣已見聞熟習。如數家珍。又遭逢

盛世。出爲良吏。不久爲京朝官。退食餘閒。饒有著書之歲月。是以得優游而卒業爾。雖然以先生居於嵩。而有說嵩。予居於衡。而不得一說衡。致使山嶽之靈奇幽秀。或傳或不傳。有盡有不盡。此則先生之幸。抑亦嵩之幸。而適足滋予與衡靈之愧也夫。說嵩

國朝景日昣說嵩自序

嵩名勝甲豫州、歷代羣華所由。太史軒輶所採。鉅卿士驂侍巡游、膏秣所經。莫不搜奇揭藻。傳爲勝譚。潛夫隱淪之托。處騷客逸流、凴弔援引。亹亹以爲芻膽。形諸紀述。發爲唱歌。有賞必適。無幽不採。未易一二爲世朱聲華者、語也。語之未嘗不怦然神嚮之。輪轍不踰都亭。向平疇昔之願。姑俟自公暇晷。展卷以當臥游。不幸而捶架富有。缺然名山之牘。得昔人一紀一詩、輒爲觀止。嗚乎、裒衣襃冠之族。無山水福也。士大夫以爲憾。無何紬於蹤跡。並適於耳目。雖欲涉獵縱覽。渺無紀述可尋。則憾之。憾矣、其或皇華載歷。休餘無多。命駕言游。裹糧幾何數。晷稽旬。窮渠燭攀躋之力。未知窺千巖萬壑之一

闕乎未也若夫握綰名區公餘濟勝高山在望幸有主人而鳴騶之聲不可與山鳥唱和輿蓋之隊不能共野人往來樵語諺談故實往往什一倘有志博洽旁引觸類令長於此無亦有未逮者乎況乎勝地靈藪緇素所佔其徒輩間亦錚錚於揄揚一切虛無飄舉飛靈挂錫之誕詞充塞巖澤某某仙某某佛被山川以不韙迄無闢正而遂以爲紀游之佳話則名勝汚衊將遂終古耳食之心異而識之或偶剳之輿至不言之而竟援木授墨以走之於是二氏浮說乃爲藝林所標附至於堅城不可摧拉而山川真面目茫然不可復識矣嵩高記始於北魏盧元明摭述諧語數則青牛伏龜開母雲母云

云。徵古者難言之。非實録也。禹貢止標外方。山海經則
有半石、來需、大砦、少室、泰室、講山、嬰梁、浮戲諸名。迄唐
吳筠、分譔各峯。謂之靈蹟。載諸道藏。宋樓异賦之。勤貞
珉以傳。而天師之紀。遂與嵩不朽。嗚呼。嵩曷不幸而染
緇衆塵。至於不可湔洗也。豈惟嵩哉。雞林西玉門東北
燕南嶺。其間佳山水而勝者。何非二氏之淪濩。而又奚
恍於嵩。傳梅作書。於仙佛斐語。喋復稱道。不贊一辭。杜
撰擬似。錫名作古。柔鄙經注。失徵焉。即纇灊淆句。不辨
其流。他可知也。大半幕客上官。贈揚之諛辭。暨所作詩
文。倍之。謂十三篇。即邢臺塾刻可也。陸柬嵩嶽志。行跡
未及近陬。載車輦洛。過望山陰。邸寓浹旬。編纂闔邑乘

爲卷帙浮不近理掛一漏萬無怪也本朝葉封令長數
年嘉意文獻可謂勤矣借邑孝廉焦賁亭共事山志大
概祖述邢臺原本唐天師諸說附於述者之義無少發
明意亦左袒二氏未有拒辭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如誤
潁源於玉泉溷紫虛於逍遥稽之輿地不無舛焉夫從
來地志之難按圖指掌非將闢靡駕浮而已禹貢域九
州界畫山川謂其不可移易也文士騁其筆墨率意游
弄而流峙常形豈紙上龍蛇所能翻覆者歟苦屐所至
跡之未見其有合也曹氏名勝志蒐苑南金也紀嵩僅
滿尺幅多有未確平洛澗之石淙水也誤山三交水之
玉女泚也誤臺鄺注東溪繫於嵩高縣而誤東溪爲縣

蝌蚪巖與蝌蚪石。兩地而誤爲一。甚者誤盧鴻草堂於終南。誤溫公疊石溪莊於宜陽。凡此考訂之失。使讀書索圖之士。足跡未履。奄然自以爲是。然則十五國之編。舛謬非小疵也。不勝彈矣。將安所折衷乎。昣生長嵩下。丱角時。儕輩嬉遊。陟椒尋澗。以爲常。居業書院。飫餘蹣躞行吟推敲臨流蹲石。不自意其信步所如春明秋霽結伴尋幽。雖峭仄必歷。時時印比於元鼎井叔之作。稍得其淺膚紕謬之處。中有未安。壯走四方。雅友談次。輒有舉隅詢及者。爲臚說大段。意殊未盡。披史傳所載。獨目雜書。涉於嵩者。筆之。積三十年。逐識日多。再見三見。則復筆之。厠西臺自公之餘。搜索曩存類之後所見。皆

疇昔已筆者也。則更芟其複。或傳聞有舛。輒訂其是。二說同異、謬取舍之。其無關於嵩備互發者、廣索以証佐之。如是者五閱歲、裒然成帙。自惟架籤無多。眊瘦久浸。不能從事於乙夜。雖嵩高大觀、管蠡多遺。而昣之矻矻編摩。衰將徵邁。亦云畢能。乙未冬、被命鴻臚間署。棄拙因得古人朝隱之適。次第舊稿。比類爲編。名曰說嵩。不敢雷同昔人。存其說爲得失之林。不敢附會異流。仍其蹟。備見聞之助。主山爲幹。附見爲支。因其位置。羅次比列。便登臨者之隨地肆考焉。曰嵩高。曰太室上。曰太室陰。曰太室麓。曰太室原。曰少室上。曰少室東。曰少室南。曰少室陰。曰箕山。全嵩本末遠近之

勢。流峙分合之形、古今盛衰之異。賢貴人物、芸生萬彙。之不齊。在十四篇中矣。以是爲經。次爲緯說十四篇、博載以詳之。曰星野。曰沿革。曰形勢。曰水泉。曰封域。曰巡祀。曰古蹟。曰金石。曰傳人。曰物產。曰二氏。曰摭異。曰藝林。曰風什。條陳目張。比類分篹。諸惟從詳。仙釋之紀採史傳節之、嗜好所遺、不欲煩載筆也。夫一隅之力、疎漏殊多。半禿之筆、取裁亦少。剳綴已久、不忍刪棄。收拾成帙。用備東芻。高明顧問、以代滕頰云爾。然使昣不早貧。則力不能登高陟險。使通籍需次、不家食。則時不得披古以証所見。使內仕不淸班、則勢亦不暇編次成帙。凡昣之爲此者、生長於嵩。家世膏沐於嵩。休暇賞心。花朝

月夕坐臥於嵩三徑松菊荒褱將營行望首丘於嵩不過閒人之隨筆以誌征客之永懷耳嗚呼未易一二爲世味聲華者語也 同上

國朝呂履恒景冬昜說嵩序

古今志山水者始於禹貢次則應卲封禪儀記而酈善長乃注水經柳子厚其支流也禹貢之外方按蔡傳潁川郡有崈高山卽嵩嶽之別名堯時目之至虞舜始稱嵩高云或曰嵩山太室黃帝時已有是名不自虞始矣虞之四巡不載中嶽詩大雅崧高維嶽說者以爲崧高卽嵩高云爾景冬昜先生生長於嵩自少所游歷凡嵩山紀載悉覽而志之垂四十年乃著說嵩一書自禹貢

外方以窮其源而析其流於諸書有所得卽手劄之考諸古質諸今下至稗官野史旁及二氏之藏靡不廣閱而力究之其志可謂勤矣嵩高之所覆北至於河南至於襄野東至於虎牢西至於華嶽方數千里罔不支分派別詳其主客祖孫之脉幾幾乎窮兩戒而貫四維矣猶不敢自信而問序於余余居雖近嵩數往來未嘗一登陟讀其說若河漢之無極何足以知之而序之是猶居河濱者汲井以益孟津齊東野人以抔土增泰岱多見其不知量也顧於此亦有說焉昔王仲淹擬六經朱子非之謂其儼然自以爲聖人予讀王氏書誠有然者顧其擬論語也不以爲論而命之以說若不敢比倫於

徐偉長者則其儼然爲聖人也蓋福衍福疇與其弟子之所爲而仲淹未嘗有是心矣且夫說之義亦安有窮哉無稽之言非聖之書足以驚世俗而君子弗取六經之所著諸儒之所述循循焉平易正直而其理峻極於天羣仰止不遑焉則夫善爲說辭者有他奇哉亦觀海者自深登山者自高云爾今觀說嵩之指於二氏則辭而闢之或存而不論於經史則釐而定之必取其信而有徵其他說之可採亦擇其善而不沒其人蓋見大意於筆先而即事以取義使後之覽者有所折衷焉而不徒登臨之偶適而已冬昜自謂非紀載之書信夫弓老且病往往閉門却掃不敢論文字以固辭不獲命而序

其大致如此若其文之媿鄙而逶栘觀者自得之余何
言余何言 治古堂集

國朝姚爾申耿先生棄餘文草序

夫文以載道也文不載道則大言而夸淺言而浮是皆
無裨於學奥唯六經四子之書語上極於精微語下詳
於人事兼內外該大小要亦不過發明天之理與吾之
心而已學之者不明其理不體諸心其不流於泛濫汗
漫而無所歸者幾希故夫明於心矣不迷其途必尋其
源力行以求至焉猶懼其怠也無隳於已歷無安於中
沮孜孜焉存誠以幾之然後浩乎其有會沛乎其有得
也夫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未之有得周濂溪曰不

深於道而文焉藝焉而已則古今之立言垂世者其亦可以知所折衷乎哉嵩陽耿先生讀書樂道爲學立行有年矣中有所得輒札記之一日彙錄文集二卷自爲序曰棄餘草余讀而咤之曰先生履蹈曰純詣業曰精夫固何有棄取之可言也然則斯編以棄餘名余竊妄有所窺焉試讀其文曲折經營物情洞悟而心氣恬雅言歸理道覺宇宙內觸處皆天命流行是眞格物窮理之餘也讀其詩清越疎宕直發性靈一洗煙雲月露之習是眞體驗日久性情抒見之餘也讀其語錄精奧內蘊而純正切實直與濂洛關閩相接統是眞居敬操存體驗身心之餘也噫先生之學亦綦精矣申不敏何足

以知之。惟冀進而教之。是余之厚幸也夫。本葉

[illegible]

登封縣志卷二十六

太常寺博士洪亮吉
登封縣知縣陸繼萼　同纂

麗藻録

記

明周叙遊嵩陽記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輦、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攜邑庠生王庸、劉清、李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

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柏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譔云汾陽嘗領兵清河上至是豪芻粟不穫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為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乎惟古人稱掃清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緣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自輦至是七十餘里昰旦遵趙城陟轘轅道石徑崎嶇盤廻以上中有關名寥嶺老卒數人守之時天旱邑人祈禱甚久忽徵雨從西北來乎顧謂三生曰今

日之遊固樂矣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南僅五里入少林寺竹木蔽翳仰不見日花草餘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峰麓少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寺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爲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歎曰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佛法亦然使世之爲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者邪因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製達磨大師贊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山厓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岈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下是爲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

云達磨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鳥亢蟬鳴聲上下倏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巔有惠可菴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曰圓宗者甚能言相與論辯疊出亦自可敬飯畢啟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洞灘石磊磈接轡徐行毛髮森竪俄經一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途者索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赤童子山又行十里憇鄭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遒偉可觀觀畢即出晚至登封假館學官自原

艮至是又六十里明日同廣文劉仲武司訓吳示康謁中嶽神祠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培塿不崎嶇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矗綿長數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爲降神殿三面皆圖生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古督李丞命畫工模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奉勅撰者碑最穹壯字體雖甚勁麗文漫滅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墨模搨以考其舊既出李具酒殽於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丈室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

金石。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永康、循北門
遊嵩陽觀。觀久廢。惟古柏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高兩
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爲大將軍。有石刻識其下。次者亦
幾二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幃幄。如擁車蓋。風
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不能去。惟朝廷方取
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河洛。似獨遺棄。豈造物者
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僻遠。不見知於世邪。前有天寶
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
涸澗。尋崇福宮。即太乙觀。林深、從者迷失道。往返數四
始達。宮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
燬於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樗蒲、泛觴、三亭。今

惟九里池存。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湮。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曁王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鑾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烟斷礎。鞠爲邱墟。樵人牧豎。得而辱焉。噫。方出之流。恒自視其道。與天地長久。永存今旣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則箕潁諸山。隱然如畵。追想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峯。綺綰繡錯。高挿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灝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啟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怪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刹。殿宇頹圮。惟浮屠儼然。南下則有周公測影觀星

二臺廢址北顧嵩高二十四峯舒奇獻秀歷歷可指並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寻冐風寒頗不懌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已賞者與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於簡以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鞏邑廣文吳公俾想見茲遊之勝一以留登封學宮以備他日好遊者之故實云是爲記李濂舊省志

明陳鳳梧周公測景臺暨新廟記

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有先聖周公測景臺迄今三千餘載巋然獨存考之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

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蓋周公相成王。定都於洛。立土圭以測日景、求地中。其制度精審。有非大聖人不能作者。先周公而聖者、曰堯舜禹湯文武。達而行道於上。後周公而聖者、曰孔子孟子。窮而明道於下。惟周公以元聖、任行道之責。而兼明道之功。觀之六經則可知矣。孔子之道、實傳之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昔論大聖人者、必以周孔並稱。而漢唐以來、祠於學宮。率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自後尊孔子爲先聖。而學者不復知有周公矣。故愚嘗欲建議、以周

公孔子竝祀於學而未之舉也巳卯之冬承乏汲臺明年春公牒稍暇廼稽圖經得所謂測景臺者亟檄有司葺其頹壞芟其煩蕪以復古制臺之北舊有周公廟久而湮廢復令重修之殿廡門墻煥然一新扁曰先聖文憲王廟葢唐所封爵謚也廼遣儒官祭告仍著爲定式歲以春秋次丁有司致祭如儀庶以表元聖之制作而係千古之瞻仰云爾崇德報功豈止於是哉有司請文紀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書其承檄修復則知縣韓錫典史李崇學也而觀星臺在廟之北相傳亦周公所築因竝及之以傳疑云石刻

傳

國朝吳偉業登封三節婦傳

河南登封焦氏有三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太僕寺少卿與嵩公次子文學仲榮之妻也文學早死孺人與側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男孺人曰吾之不蚤從地下者此爾今天幸俱有子吾將下報吾夫太僕公固止之亡何李以病逝孺人迺抱其孤泣曰天乎吾兩兒恐不能俱全若此子失所鬼而有知問李氏孤何在則將奚辭以對遂擇里媼乳已子而親抱李氏孤乳之太僕為仰天出涕曰人情莫不愛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媳婦能行之兒為不亡矣後二十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者使者為請於朝下其奏錫封表閭

歲給饘米數石。河南人皆嘆息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蓋自文學歿二十年、而孺人始以節孝顯於朝。又九年而孺人沒。沒後二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爲焦家婦、楊氏。牛氏。河南人復皆嘆息曰、微周太君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君陽長之婦。周藩儀賓、四聰公之女也。既歸陽長君、事姑最恭謹。而讀書、識大體。嘗手刻女傳一編。與姒牛氏、講貫義旨、悉通曉。登封既圍急。孺人知不免。綴其中外衣以自固。拜辭太君木主。將引決。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月不下。今倘冀萬一得全。且郎君不在。主君旦暮城守。盍俟休沐時、一謀之乎。楊孺人叱之曰、吾奉先姑教訓。若不死、何面目見

地下。且玷太僕家風乎、乃約牛氏同死。指梧下井曰、此吾兩人畢命處也。卒俱死。

吳偉業曰、予之中州、嘗望見嵩嶽云。其下必多偉人鉅卿。負奇節、立志槩者。今觀焦太僕齟齬江陵。屢躓復振。一門之內、男清女貞。周太君有鳴鳩之仁。柏舟之節。而兩烈婦、捐生殉義。立志皎然。豈山川之氣、賦稟有素耶。抑門內之訓、浸漬涵育使然也。初陽長走京師。乞名公卿、歌詠太君之節。聞於天下。可謂純孝。今兩烈婦之殉也。適會搶攘。無所表章、以顯當世。然觀陽長悼亡詩、音節悲苦。屬和者、無不泣下。嗚呼、若兩烈婦者。誠無愧於其姑矣。故輯東舊史氏、為合傳焉。梅郁集

國朝耿介白崧溪傳

公諱居敬字行簡號崧溪河南登封人至元庚戌生甫六歲喪母事父孝聞鄉里及冠羣經諸子無不精究壬申父卒殯殮一遵古禮年二十三州邑知其名咸備禮幣請居講席多所開益以其居近崧潁間因自號崧谿著書傳道遠方受業之徒戶屨滿百如是者三十餘年延祐庚申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皆尊之曰崧溪先生甘守一貧儲無甔石宴如也識者謂其淸風苦節不以得失累其心處順安常不以窮約易其素得朱子學註述千五百年後乘堯夫車優游三十六峰前蓋其實錄云所著有春秋正氣尙書新註詩集傳附說易經本義附

說四書集註附說周子通書附說周子太極圖附說張子東西銘解義附說小學書詳說道學發明禮學詩說

國朝張聖誥三忠傳

鄭廷誨閩之永福人以歲進士除登封令中部劉禮後廷誨令登半載蓋皆在崇禎之十四年而王大璧邑尉也官登亦先後同時城破皆死之時邑大饑人相食廷誨單車蒞登以一僕隨甫下車恩義大結於民未幾寇至廷誨集衆議死守顧念力薄不支城且屠民糜爛矣乃諭衆各爲計而自出郊罵賊被害廷誨既死賊衆亦義之相誡勿殘登民數千百之生命以全劉禮者則以守城爲終始者也當禮令登時土寇李際遇申靖阪猖

獗甚矣。寇薄城下。糗糧不通。禮練忠勇、授方畧、輒用奇破之。凡官一年、皆躬行閭宿敵樓寢食、爲守禦計。未嘗安枕臥也。偶得一瓠、分給士卒。故士卒樂爲死。兩寇圍城、月餘不下。亦稍稍引去。會李自成陷城、以禮同鄉、欲官之。禮不屈、賊自殺之、以成其名。遂遇難事聞、詔嘉之贈僉事。卹其家。鄢廷誨惜無有上其事者。後知縣阮振益求其墓所在。爲之遷兆。再十餘年、知縣張壎、封之樹之。勒表致祀。廷誨不朽矣。王大璧死、當與鄢廷誨同時。故得祔葬墓次。其節名、亦籍廷誨以顯。

國朝景日昣前登封令、張侍御傳

張朝瑞、字祥如。遼東廣寧人也。順治五年、除登封令。年

方少英毅老成練達明敏有古循良風邑自兵燹後邱墟禾黍百務隳廢朝瑞下車詢疾苦諮利弊凡宜興宜革一一條理區畫之每出一新政切中時宜時驚鴻未集土田荒蕪乃多方招徠勸之墾貧者給以牛種又時時單騎巡阡陌間別其勤惰爲賞責以督課之不一年報墾十之五六凋殘爲之頓甦其御民也於嚴肅振作中寓撫摩愛養之意循循夘翼論者彷之神爵五鳳云嘗有疑獄與鄰州會訊境上株連登民多無辜公廉得其情盡爲平反之顧不當隣州意以固爭至於相角寃者獲雪衙署毀於寇前令僦居民舍朝瑞捐俸重建民不知勞修學宮建先師殿擇諸生之雋者約程課之戊

子辛卯間文風大振中式者科五六人皆出門下士考最內擢侍御瀕行父老追送數百里外不忍別

高一麟李忠烈傳

公諱錫遜其字登封之在城里人也正德初以太學生除嘉善簿有廉能譽上官器之會姚源寇王浩八作亂江右猖獗而東犯浙郡邑勢甚張監司議所以折衝禦侮者難其人僉曰公可蓋稔知公才能有膽力故也公既聞命毅然有中流擊揖志率壯勇百人整肅並進與大營合時大營督師者爲郡司馬公伍文定指揮公汪洪云二公饒有氣槩見公至喜得人乃以公爲前驅師進次開化之華埠與賊營斥堠相望也對壘凡三閱月

前後兵刃相交者屢屢大約以戰則凱以出則捷公運籌决勝之功居多云會賊退巖坑公曰賊氣且餒可以追矣乃猖勇督精壯鼓噪直入搗賊中堅所殺傷甚衆而俘其首者三無何風雨卒至馬仆而公執焉自度不免乃北向痛哭以賊黨未平職分未盡爲憾觸賊流血被體遂遇害時正德八年也事聞詔憫之贈廕如故事謚忠烈勅有司建祠以時致祭恤其家

張朝瑞焦太僕傳

余修邑誌鄉賢中見太僕焦公公諱子春字德元生有異骨性端方事孀母孝謹器於督學使者以儒士食餼貧不能婚邑令汪公淛爲具六禮完室擢進士高第除

守無爲州修圩設隄民不苦潦稱爲焦公圩遷南戶部
榷淮安閘却羨金商人德之九載滯民部萬歷戊寅忽
調武選又改儀部時新鄭相識其賢三月兩遷公不知
也明年江陵相逐新鄭欲波之諷掌院疏以競掌院曰
是子曩在漕所首列劾章者未嘗一揖致慇勤而競耶
不得已出知六安未幾遷東昌丞又三年由南北部郎
擢僉事備兵肅州撫綏西番內附不爲邊擾擢陝西行
太僕少卿監軍寧夏尋致仕居於鄉邑便苦無不請於
令而一無所利特有差馬里人以貲爲公壽公聞之怒
曰吾言公耳若者欲以利嘗吾也吾且不言里人惶沮
謝其廉介類如此里居三十年課士訓眠䘏孤賑急難

以殫述。子令登封。公歿久矣。邑小大猶嘖嘖誦焦太僕不置。蓋數百年一人者。鄉人建祠東關。

焦欽寵劉中丞傳

公諱景耀。號嵩曙。登封之金店里人也。幼負文譽。未成童、補弟子員。乙卯、舉於鄉。壬戌、成進士。遷大城令。大城孱邑也。多豪族、爲民害。公下車、訪利弊。摘奸剔蠹。諸權貴孱手斂跡。政成、擢兵曹之車駕司。時調發煩興。借箸孔急。公出成竹區畫之。會奉命巡畿輔軍。公宣德意散緡鏹。且諭以大義。誠其與民相安。莫不感服。得賜者有如挾纊。佐部數年。時人擬之劉大夏陸容云。久之、擢監永平。永平當邊衝。如盧龍、罕耳、諸地。皆要汎也。公視事、

相形勢戒斥堠簡甲練卒屢以火功致奇勝嘗用伏計於七家嶺定謀決策不爽毫髮以故疆圉得稍寧帖會宦者高起潛監遵永軍脅監司晉趨如屬禮公諤然曰馬端肅豈爲中使屈耶燒葱貽笑祗無骨力耳遂杭疏自陳其畧曰臣拮据邊方期逾三載伎倆都竆羞惡頗有總監儀注過於踐踏心實愧焉呼牛與馬總監曰遵典制也不從難免一時速禍從之則犯千古淸議臣可死不可辱毋令天下後世笑臣罵臣也極知犯總監之鋒言出禍隨勢所不免然臣不貪生不愛錢出之朝廷之罷斥則可出之總監之指摘則斷斷不可疏報謂總監原以節制體統行事公太戇無人下禮例三級一時

清議壯之。尋以邊警屢告。齊疆動搖。朝議擇韜畧優長者。授之節鉞。僉曰公可。上亦稔知公賢。詔從之。旣除或曰。三齊多故。盍需焉。公不聽。介馬南馳。執鞭屬韃卒家勇數輩。整肅而前。兼程並進。不避險艱。竟直達。無有阻者。公更毅然任事。當城破民逃之後。謹烽燧以備不虞。發倉廩以招流亡。慨然以韓忠武汲長孺自命。凡民間之井竈廟社之樓甍。無不次第新飭之。每行。必魚甲前侍。貝冑旁陳。森森赫赫。吏民遵之如神明。三齊境內。羣黎安堵。公之力也。受事甫七月。以拮据卒於官。

李來章景義烈傳

君諱養育。字成五。居登封大冶村。生而軀幹雄偉。勇力

絕人。稍長、學劍術。以武事自豪。會土寇蜂起。村各爲營。推一人長之。約相救援。君自薦於其長。曰、環大冶居者、半吾同姓。餘亦戚屬。倘有難、吾必先之。是時土寇申靖邦肆掠嵩穎閒。諸寨皆爲所破。獨大冶薄稅寨。屹然無恙。君捍禦之功居多。會五司寨被圍、求救。其長難之。君曰、緩急時有。與人約而背之。不義。乃不辭家人。率衆疾赴。既至、持刀大呼。陷其中。堅從者百餘人、皆感激。無不一以當十。賊遂解去。是時君與衆、疾行三十餘里。又久戰、渴甚、欲飲寨上人。開關納之。君遜衆先登。登者什七、賊偵其人少。而無後距也。乃復薄寨下。寨上人恐乘勢奪門。矢石火炮、交下如雨。將以遏賊衝。而不意君與未

登者皆爲所中傷遂相枕籍死於寨下君爲人慷慨自負平居鄉黨有困窘者必爲代謀寃抑者必爲代申蓋出於天性其處亂世嘗自憤不得尺寸之柄以酬其素志或與人言輒泣下不置君既死其弟名廉爲郡學宮弟子員子星食餼於庠孫日珍戊辰登南宮進士人以爲君義烈之報云

景日珍傳司空傳

傅景星號夢禎登之在城里人也甫弱冠食餼於庠丙子丁丑聯捷成進士授潞安府推官廉慎平允豪猾望風斂跡尤加意人才李裳馥畢振姬等皆出門下士尋調繁平陽英毅敏斷有神明之頌政成擢侍御彈劾不

避權貴直聲大振論者擬之埋輪都亭云乙酉巡按順
天舉劾人人稱決三輔立清詔嘉之有授官御史不媿
言路巡方察吏有裨風紀之獎尋掌印臺中疏薦王崇
簡太史李森先侍御後皆勳名赫奕一時號爲知人遷
太僕卿晉通政司尋擢副憲禀志寅清屏絕私交凡所
條上皆國家大政晉少司空陳河工利弊詳明確當朝
野傳爲石畫年五十八致政歸家居朴素自讀書訓子
外日惟飲泉漱流恬如也學宮燬於寇頽垣茂草景星
惻然念之先是秉憲中臺時會直指使出輒以興復諄
囑而自捐三百金倡衆修之規制煥然一新邑中有力
役之征景星念里民貧苦乃白于令自出金輸之民力

不擾卒時年七十有一

張聖誥郭中翰傳

公名文華字元甫號厚庵邑之大唐里人也童時從學即端重如成人甫弱冠讀書山麓膏火不繼夜必默誦竟業乃止冬寒不爐門外雪深尺許客至幾迷所往而公不知也明末闖賊縱殺戮尸狼籍於道公傾貲募人掩瘞各標揭其面貌形狀亂定人以是往往認得之爲感泣去嗣避難山砦得館糊口有故人逢冬寒凍身無完衣向公泣公惻然以館授之其貧而好義如此順治辛卯舉於鄉丁酉丁母憂辛亥除上高令侍父肩輿就養未浹月父又即世煢煢哀號淚盡繼血孤身扶櫬入

稱純孝服闋補寧津寧地畝缺額凡二百四十頃大抵皆豪強隱匿而窮民受累者會有丈地即陞之例公曰此可以補缺額矣未幾匿地者聚數十百人僉求撥畝加地以足三百頃即陞之數公指天日誓曰我豈爲陞遷計欲爲民除害耳决意履丈並許自首二年缺額始補按地科糧永無貽累寧人至今歌思之邑富人潘某其僕殺人應抵某懼坐持金賂公公却之曰汝果殺人千金何益汝非殺人雖不賂亦免訊得其故卒免楊某白晝殺人應坐楊以財賂上官夜遣使囑改供公曰清夜不可欺有朝廷法在釋之如死者寃何里民殷某子婦姜氏應解旗公憐殷老而貧且一兒一婦耳自捐金

贖之周某因負債無以償鬻其子公出金代贖父子遂完聚如初其廉正慈祥蓋如此凡四年陞中書公曰吾年及懸車優游泉石以老足矣復何求不就而歸生平樂易坦直外和中介見人有過即直言無隱聞人善輒津津稱道不置口於孝友尤篤撫幼弟文旦教誨成就靡不備至嘗曰父母有我倘有生子孫之日我無父母承無生兄弟之時蓋聲淚具下其教嗣子曰積德務滋讀書務勤謙能受益忍不辱親又曰天理二字一生用之不盡晚年精於易每與人曰不惟聖人可學即天亦可學始有得於天人合一之理云卒年七十

竇克勤耿官詹傳

公諱介號遜菴登封人弱冠有文名辛卯壬辰聯捷成進士選庶吉士湯斌者公同年也合志同方以聖賢之學相砥礪授撿討擢福建巡海道清逆產淑石城民迄今賴焉尋以罣誤雪之補江西湖廣道裁缺再補大名兵備道清淨簡易如修理衙舍查覆赤歷諸夙弊公皆力為痛除之逃人株連苦甚公為寬其網歲所全活不下數百人丁內艱歸絕意仕進一意講明聖學愛程子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名其堂曰敬恕執贄夏峯之門欣然有得乃興復嵩陽書院倡明理學四方聞風慕義之士接踵請教湯太史以公學有淵源疏薦公特擢侍講學士旋陞詹事府少詹事屢蒙顧問介舉其生平所

學者以對。輒稱旨。會以疾疏辭輔導重任。被論休致歸。乃坐臥嵩陽書院。著中州道學編。接洛學之傳。而從遊益衆。公自遣籍。至解組。三任監司。皆不獲久於其位。而立朝僅四十日。位不附德。業不酬志。論者以爲恨。產不踰中人。而好德樂施。雖布衣糲食。恬如也。先是邑徵漕運三百金。歉朴幾鍥。公捐金代輸。不責償。每春市價騰勇。公出粟平直。遇歲饑。罄所儲以施孤寒。其周䘏里黨類若此。澹泊寧靜。於世一無所營。於道獨有默契。陶然自樂。言仁言孝。而以敬恕爲宗。終身無矜忿之容。登其堂者。如坐春風中也。卒年七十有一。人稱爲嵩陽先生云。

耿介部如城傳以下續

郜邦屏字如城在城人也幼同兄邦翰攻舉子業於少
室山之清微宮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嘗慷慨語兄曰大
丈夫不能坐廟堂黜陟天下賢奸亦宜獨當一面爲國
家效忠禦亂屏跡山谷伴漁樵以老此他年歸里時事
耳豈今日之所宜爲會明季流土交訌遂决然輟絃誦
習拳棒於少林寺僧尤嫻大刀嘗乘白馬揮刀與土寇
戰於頳西斬首數十擒其巨魁督都孫傳庭上其事授
本縣營千總日練士卒繕甲杖爲守城計登四圍皆峻
山少室尤號天險土寇李際遇盤據其上申靖邦又窠
樓金店登民樵汲耕耘賊伺其出入虜掠無虛日屏出
奇扼險大小四十餘戰斬獲甚衆猖獗少息賊攻城掠

地如洛偃鞏孟許泗襄鄭、凡陷城二十餘、登以彈丸小
邑、客邇強寇、曾被圍二十七晝夜、屏設法死守、指天誓
日、以厲衆志、又勸富民、均粟以餉貧乏、人心和諧、卒保
完固、迨　國朝應運、中原安堵、屏中式乙酉科武舉、任
天津衛千總、以才畧、陞蘓州廣武橋守備、廣武素多市
猾、結連營奸、爲地方害、屏至數月、廉得其情、獲數人、立
置之法、蘓民德之、爲建生祠、以是陞江西袁州府都司
僉書、政務寬大、有利必興、無害不除、後以不能曲事上
官、年未五十、卽告歸、囊無別物、惟通鑑一帙、唐詩一卷、
築室於城中僻地、樹芭蕉數本、養色魚一池、終日坐嘯
其閒、與兄邦翰、談古今治亂之由、及當世士大夫淑慝

慨然有慕於司馬光之為人與侍郎傅公文學焦公兄邦翰結英耆社云

冉覲祖焦處士傳

焦處士復亨號陽長登封故家也祖大僕卿子春為明萬歷間名臣祀於鄉父贈文林郎一霑早背母周太孺人和丸以教陽長幼穎敏凝然稱大器事祖太僕公母周太孺人皆能承志攜三少弟同效萊舞友愛無間教之成立及析產推膏腴授諸弟人以薛包目之性耽山水以詩歌古文詞自適不屑章句明季詔徵隱逸士邑宰以陽長應陽長曰吾不以朝廟易吾山水也辭不赴時流寇方張土人不軌者乘機肆掠登邑被圍二十有

七日陽長决策守禦賴以不陷其請援書畧云僊卒遺黎忍置死地殘出臏水誓還天朝撫軍詢知出陽長手壯之將以贊畫用陽長掉臂不顧也會闖冦破洛陽向登勢如壓卵登衆潰陽長內子楊氏偕其娣牛氏赴家井死陽長率弟子避地自全洎亂定歸里晋慶再生陽長曰吾向固無仕進意況經滄桑閱人事多矣吾以遂吾初耳感內子之烈不復繼室葢以旣有子也嵩麓潁滑拉友遨遊自署曰箕潁外臣且偏歷秦晉齊楚燕趙吳越諸名勝所交盡賢豪詩文益蒼深古奥與胸中邱壑相副著有闕聖世家詩畫缶音洛陽秋行於世而邑志家乘並稱名筆藏笥者尚數種焉齒踰大耋邑宰行

鄉飲酒禮。敦請大賓、盛儀偉觀。輿論允愜。平居無恚、一日預示卒期。類象山之前知。蓋其學有得力也。子欽寵、傳其家學。淡泊無營。以明經爲後進矜式。而數嵩陽文獻者、必歸之。

冉覲祖論曰、人有德而後可以隱。不然、田間夫接踵矣。盡曰隱乎。謂之隱者、以其有可見者也。聲華爛然。而斂跡不試。斯其隱有具矣。觀陽長先生之攖城固守。能挫寇鋒。充其所施。何徃而不効哉。而屢却薦辟。不肯一綰朝組。非所謂抱道林泉。獨行不愧者乎。然其行誼表表隱其身不隱其名。是有德焉、爲之本也。以視古逸民、何多讓焉。

張伯琮鄉飲大賓景公傳

公諱[illegible]字月如號省庵登封大冶里人粵稽景氏爲熊楚著姓六國時有景差者以文章顯漢高祖有天下遷齊楚著姓實京師景氏與焉嵩高接址太華景之居嵩其以此與自公而上可稽者八世矣公失恃失怙尚在襁褓稍長復有履霜之艱流離瑣尾在他人所難堪者公莫不烝烝以格也其器淵深其度廣大仁篤柔惠孝友温恭固其天衷而加之以考覽六籍探綜百家遂成名儒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拔幟潛隱衡門收朋勤誨士之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雖以吏僕數雖家無擔石之蓄歌聲若出金石竭力事親義方訓子長

子成進士。衆子列膠庠。入國學。皆公提命課督之所致也。余誦公勗子居官詩曰。曾祖當年愛汝深。汝方成立祖沉淪。我今白髮空垂淚。汝正青年要盡心。公忠孝至性。不已流露於二十八字中。耶以故長子日昣出宰百里。則循聲卓茂。入列台垣。則凛烈風裁。語云。子孫賢族必大。然要非公積德累仁不至此。公之居鄉也。敦睦九族。周濟困窮。不屑屑事家人產。而時政有關於民隱。未嘗不毅然論之。其獘因之以除。閭里服其德教。奉爲典型。公舉鄉飲大賓。卒年七十有一。後以子貴。贈侍郎。

耿介劉方壺傳

公諱聞孕。字大生。號方壺。器量深廣。德性醇樸。甫弱冠。

爲貴介公子雖履豐處厚而家居服御無異寒素生平不爲崖岸不立城府處鄉黨間無少長貴賤恂恂然氣度冲抑若有以自下者產業膏腴悉讓之伯叔而已不與自中丞公以來三世守一宅垣屋朴略不爲雕鏤輪奐之飾亦不廣治田園有售者必倍予之値曰彼非因甚何至棄產乘人之急而薄其値仁者不爲也故至今父老相傳聞吾邑舊家忠厚必推劉氏云明季歲大饑慨然出三千金五百石粟賑濟全活者甚衆是年入洛陽猝聞逆闖至夜縋城傷左股道遇土寇告以姓名泣求免寇咸驚曰此登封劉公子也進以湯藥肩輿送至邑西郊而返其盛德感人爲何如哉登邑城陷卒太夫

人避地南山雖倥偬中色養惟謹及太夫人終哀毀骨立祠後萍踪無定每遇晦朔私自垂涕其仁孝蓋天性然也甲申 國朝定鼎始旋里辛卯恩貢即家業凋落不以得失介懷惟守清白風規終其身無怨天尤人意

張鑄焦樗林先生傳

樗林先生諱欽寵字錫三明太僕與嵩公曾孫也少穎悟出就外傅寓目成誦弱冠即補博士弟子員稱名士焉明季世亂避地平陽舌耕自給是時封豕長蛇蹂躪中原大河以南殆無完城癸未之秋闖賊陷登封公毋楊氏殉烈投梧下井死土寇李際遇盤踞城中公流離他鄉遙望故國山河音問不通惟痛哭流涕而已鼎革

後南渡長河。葬烈母骸骨於城南。患難之際。餬口無資。身傭書、妻紡績、以供父隱君菽水饑寒。殘喘僅免溝壑。棲止先人廬舍。瑣尾顛連中。志愈憤。學愈工。視取科第如掌中物。不料運蹇屢試棘闈。竟不獲一售。以明經終其身。良可慨已。然其學問淵博。爲一邑文獻。詩古文詞膾炙人口。所著有樗林詩存。文存。若干卷。纂修邑志。通志。皆出自伊筆。人稱信史。先生雖不得志。而生平所歷名山大川。北踰太行。經孔子廻車轍。歷澤、沁、陽城、小乘河見鐵冶海會寺、張藐姑先生讀書處。登蘊門山、孫登嘯臺。遊百泉上、淸輝閣。瞻望水光澄澈。珠樹翻湧。謁濟瀆北海祠、泛舟。遊段王屋園。眺盤谷。讀昌黎送李愿。文畣

出潼關、謁華嶽廟。謁李靖告華嶽文。所至皆有題詠。足垂不朽。一生所接名公巨卿、文人哲士、如徐徤菴、湯潛菴。如沈繹堂、張平倩、李雲湘、中牟冉永光、襄城李禮山、類。以國士目之。遇合如閻撫軍。梅公李方伯竦存。如學憲任參之。汪太守舟次。推千古文章知己。縣令如葉慕廬。如張牖如。莫不嘉意優禮。邑中耿逸菴先生。則朝夕聚首。以理學相質者。先生雖偃蹇未伸其志氣。而所成就。視顯名厚實者、何如耶。況公家君鈍夫諱穎者、淵源家學。少年有才氣。凡書一涉獵、即能渾括大意。爲文不就繩墨。千言立就。洋洋灑灑。莫不出人頭地。試輒冠軍。亦視功名如拾芥。惜中年而歿。歿後十餘年。而其子如

蘅魁於鄉古所謂不與其身必與其子孫不信然歟

張鶚薦傳六安公傳

公諱而保字公定號箕菴先世睢陽人始祖諱英自明初秉鐸登封遂家焉遞三世祖諱文以進士克昌厥後嗣是科第蟬聯代有名臣祖諱性良蘓州司馬祀於鄉父贈奉直大夫諱作楫早背公時九齡即痛毀幾絕事母馮太宜人恪慎克孝祖司馬公器重之使受學於逸菴耿先生之門先生嘉其穎異嘗以大器期之弱冠膺選拔授新鄭廣文本其所學與諸生相砥礪學政遂優於同官以卓異遷閩福清三面濱海當海寇盤踞民逃土曠且壖海之田盡沒於水前任勘報未真以致官民

俱累公蒞任即履畝清勘力爲詳請三駁四申不啻奏廷之哭不題不了罔避斧鉞之誅督憲嘉其眞心爲請豁免福淸之民感泣如遇慈母請祀名宦建生祠壽改令西江永豐福民遮道攀留雖潁川藉寇不是過也治永十年政簡刑淸興利除獘悉與福淸等因擢牧六安州爻下車嚴保甲興學校辨寃獄懲奸蠹遂有慈父神君之頌此公生平宦蹟彰彰在人耳目者先是登封小學入庠僅八名徐大中丞以登人文日盛題請廣額時公適以銓補入都乃就中周旋贊畫得可其奏鄉邑德之至今猶嘖嘖稱道於不衰公年近大耋卒於官卒之日署無餘貲六八士呼號助賻長君樟竭家貲與少子

彬扶櫬歸不愈見氷淸克繩祖武耶

論曰稱邑宰必曰父母則隷治下者皆其子也父母不愛其子愧厥稱矣笠菴先生豁免福淸曠稅詳凡四上必得允而後已余讀其文字字淚血雖父母痛切其子亦不是過充其志也卽宰天下痛瘝一世可也至升學廣庠額又盛德第一事焉故登之先達仕宦者甚衆而鄉評藉藉耿官詹而後惟六安公爲最著云

孔廣棨景宗伯傳

公諱曰聄字東暘號嵩厓生有大志不苟言笑少與羣見戲嘗作冠裳委撇客讀以俗務曰此齷齪者豈大丈夫所爲家素寒自義易公殉難後田舍鞠爲茂草骨肉

流離然公且陶然侍賄公於館讀書目數行下爲文古
奧蓬勃見者器之性至孝母夫人疾羸貧不能得藥醫
者謂食鴿可代公逐捕鴿適鴿巢縣治不得進望巢哀
號人皆驚異邑令感而籠與之及沒公親澣舊衣以斂
一慟幾絕讀禮之餘益肆力於文每試輒冠軍膺選拔
入太學丁卯戊辰捷南宮受知於仇公滄柱一時如王
宛平徐崑山皆名碩咸嘖嘖稱賞以臺閣期始令高要
甫三月釐獘雪冤民大悅服邑舊有水怪每乘風雨壞
漲洪濤爲民害沒溺者甚衆嘗夜半以水患告驚公招
舟排浪而入朝服立岸上誓捐軀以扞患水勢輒退民
獲安堵高要民即於公立處建生祠以祀至今水患不

作大吏上其績行取為侍御巡視畿輔有殺人投井者喪其首逮數月不得公微行訪之悉得其情狀京民大服尋以父憂歸里服闋補原官凡九任烏府多所建白如粵中徵米浮價及礦商病民諸疏愷切詳明悉獲俞允知遇之隆歲凡數遷由鴻臚而太僕由宗丞而宗伯公名位日益崇而公心日益下閉門謝客不附權貴一時朝士得躋容臺瞻丰采擬之登龍門焉蓋公素以文章知名夙嫻典禮為朝野所推重故春卿大賚例由翰苑升擢而公既以少宗伯晉階資政大夫加尚書轉司農少宗伯缺人舉朝復推公謂天下禮樂盡在容臺非公博洽不足以任之故兩任宗伯悉專且久　本朝典

制、多所更定。外藩朝貢之使宴享後、皆以得見公爲榮。
公以寒素起家、成名進士。通藉二十餘年。膺民社。歷臺
省。荷　兩朝寵光。來四方燕譽。民愛其棠。士受其範。
卓然爲理學名臣。今觀其一分奥校。三知貢舉。所得皆
天下知名士。雖古昌黎廬陵、不是過也。年未古稀、退老
林泉。溯疊石溪而上、作逍遥莊以自娛。寄志翰墨。著說
嵩嶽史。尊生。詩文幾萬卷。海內傳誦、不脛而走。余素讀
公書文孫世簪來遊吾門。益得悉公行誼。珥筆簡端、以
備史臣採擇云。

海昌陳世倌郜贈公傳

郜錦、字文江、城內人。幼英敏。書過目輒成誦。年未弱冠、

卽補博士弟子員。常持所業詣邑逕菴耿先生。耿先生奇之。曰、志士也。吾邑文學有繼矣。性至孝。奉親先意承志。備極色養。親沒、哀毁殆不勝喪。不尙浮屠法。喪葬悉遵古禮。爲人剛方嚴毅。取與不苟。負氣屹屹不能下人。家無擔石儲、意豁如也。慷慨激發、欲以功名自樹。常曰、窮經所以致用。徒鎖故紙、蠹魚耳。通儒豈若是哉。與弟鋐、互相砥礪。硏精經史。貫串百家。覗掇靑紫、有如拾芥。而數奇不偶。小試常冠軍。而入闈、輒黜額。歲壬午、已入彀矣。旣而復失。識者無不惜之。於文下筆風發泉湧。千言立就。然不自藏、弃脫稿、卽爲人持去。刻有臥雲軒詩古文集者、葢得之散亡之餘也。最愛佳山水。所至、便欣

然忘倦而登又富於巖壑每探奇履險以寄幽興曰謏謏松風泠泠泉韻坐臥其中十丈塵不我及也其高寄如此晩年尤愛濂洛關閩之書時諄諄爲子姪訓謂窮性命之源流示正學之體要益人身心莫切於此尤善二王書法人得片楮者咸珍寶之於前明文多所評隲學者翕然宗之問業者履常滿經指授成名者甚䝉進士喬子崑孝廉焦子如蘅皆門下士也以子煜貴贈文林郎學者稱爲毅齋先生云

張鶚薦傳惕齋傳

公諱論字列三號惕齋先世睢陽人洪武初學博公諱英官登封遂家焉遞三世祖諱文以進士授南司寇嗣

是科第蟬聯迄公祖兄弟二人長應星官藩叅炎景星
以進士累官少司空俱爲時名臣藩叅生以旦字容菴
以恩廕註銓惕齋其子也生而岐嶷讀書目數行下常
一夕誦制義四十七首閉戶下帷攻舉子業習書法工
詞章嘗與諸名公詩酒贈答即席立就乃卒困棘圍亦
數之奇也性至孝事父容菴公溫凊定省常如一日寢
疾則湯藥親嘗不假他人手母韓太夫人早背事繼母
備極色養比疾篤籲天請代及即世哀毀骨立一切殯
葬合櫬必身親經營嘗曰大事非自已料理未有不貽
後日悔者此一言也與孟子送死大事之言互相發明
爲人子者宜銘肺腑矣從姪孫幹歿遺藐孤端甫兩週

盡心撫育以至成立又曰支雖分而本則一祖宗視之皆子孫也推斯意也觀韓文公祭十二郎之情范文正公義塾義田之訓何多讓焉又邑東孔道爲水所剥公捐膏腴以通行者學宫頹敝楊明府委以董理竣厥事合邑人士尤傾心焉公生平恂謹樂易無忝所生無惡於志與人爲善之意藹藹如也由是行孚内外上達憲聽前田大中丞額其閭曰克振儒風云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公壽幾臻大耋長子久可以選貢舉孝廉方正歷任安邱商河濟陽皆著循聲衆子亦器宇不凡嫡孫亘千早食廩餼爲時名士將來成就正未可量予既耳食公之行誼久可復爲予備述梗概因爰筆以紀其畧

論曰士君子修德力行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朽者豈拘窮達論哉必擢巍科登顯仕而後謂之不朽然無德以居之則高位速謗所以不朽者安在耶惕齋先生文行兼優雖數奇不遇而模楷儒林聞於督憲歿且十年而餘韻流風咸切私淑斯亦可以不朽矣

焦如蕎傅廣文傳

傅廣文諱煒字章含號湛瑩先世睢陽人明初廣文公英秉鐸嵩少愛山川秀美遂卜居嗣後科第蟬聯累世簪纓成望族遞傳至廣文公生而岐嶷器宇軒昂早年失怙恪遵節母郜孺人訓肆力問學弱冠遊府庠食餼爲河洛名士性純孝事母色養懇至遇有疾衣不解帶

湯藥親嘗及薨哀毀骨力弱者憐之中年以明經薦於
鄉不急仕進卜築鄉僻秋燈課子外惟率僮僕力耕稼
隨遇而安若將終身家政嚴整內外肅然歷來邑侯重
其品誼常加敬禮廣文立心坦白禮遇雖隆卒未嘗干
以私平生以利濟爲懷邑中遇有頹廢以補救爲已任
輒解囊就之尤加意宗族念木本水源事事恩義兩全
值有盤錯難處事卽挺身而出罔避險阻丁未秋分篆
滑邑常思節母茹荼丸熊無所圖報庶借寒毡一片漸
祈榮褒之任後與濮陽士子道誼甚篤甫接遇卽有依
戀不忍舍者月課諸生首重敦倫兼以奉公守法爲誡
時盧州董公治滑二年一見而奇之叩其所蘊曰此吏

治才也。惜牛刀小試耳。邑之紳士有雀角者，輒委訊斷。公片言立判。兩造自心帖焉。歷滑未一載，賚志以歿。滑人士奔走號泣。誄數千百言以贈。扶櫬歸里日，互相捐賻。奠祭充塞道路。余與公共事修理黌序久。悉其生平。今復與其長君赤玖同叅修志。承議廣文公德行卓越。詎忍久湮。爲傳其實以附諸名公後。

孟弘秩張孝子傳

張自振，號起庵，登之在城里人。孝友出於天性。事二親終身孺慕。每晨盥漱，必至寢門候問。安則喜，否則戚然弗寧。冬溫夏凊，習爲常。無少間也。事無鉅細，不稟命不敢行。一飲食未奉親，不先嘗。定省時，溺器必親滌。子孫

雖衆從不假一人手擬之山谷黃香何多讓焉其進飲
食必愉色冀親悅有疾則食不甘味衣不解帶湯藥必
親嘗夜則籲天自代二親並臻上壽人僉謂孝行格天
所致其居親喪盡哀盡禮凡所當爲皆以身任不累兩
弟故當時稱其孝者並稱其友其奉祭祀春露秋霜竭
誠齋肅而尤重者父母忌辰蓋以人子終天之恨自此
日始也哀痛切心素冠蔬食不與宴會其小心敬愼類
如此嗚呼百行莫先於孝如公者可不謂夙興夜寐無
忝所生者乎公任訓術三十餘年移孝作忠無曠厥職
乙卯秋邑侯萬公廉其行誼以奬揚孝行旌其廬迄今
入其里猶人無閒言也余聞厥素履因表而出之以備

採擇云。

郜煜謝孝廉傳

謝諱錩、字子重、號閬菴、城內人。生而聰穎。方入小學、與景少宗伯共几硯。互相觀摩。長從同邑逸菴耿先生遊。德器益進。屬文根柢深厚。健拔沉毅。同時諸生、共爲鶴羣之目。由邑庠食餼。中康熙丙子科經魁。中牟冉太史永光甚器之。延至其邑、教授爲子弟觀法。又兩主嵩陽書院講席。士子賴以成名者、甚夥。然潦倒會塲。三次膺薦不售。時有某太史、慕其才、欲收入門下。使人風之。公不肯一謁。公故治禮經。其太史擬禮經八題。令其爲文閬之。及入闈、四題宛在。公悟其意。乃棄前稿、而別搆焉。

其生平尚氣節類如此居京師雎州王少司農覲其儀表與夫識議文章撫其背曰公風度若此異日立朝當爲中州冠冕矣乃數奇竟未傳一第壽五十二以孝廉終所著有四書遺稿青浦王先達原評隲爲之序又抱青齋詩若干卷雖虫小技詩若干卷藏於家

李覲光張庸齋傳

張翰字子儀號庸齋登封世族也少穎異立志進取嘗受學於耿太史逸菴冉太史蟫菴二先生門下二先生皆器重之授以河洛要旨且博學能文雅不自矜甫弱冠即拔入博士弟子員歲科試屢冠軍潛心舉子業於遠近科墨藝都爲點定具存訪故者輒諮之然以數奇

不遇卒困棘闈性孝友事親色養不衰及親即世哀毀骨立痛慕終身每朔望薦新凡主龕几筵必躬自滌措肅如也諸兄弟亦皆朴誠公與始終無間言生平和以待人嚴以持己不事干謁有澹臺子羽非公不至之風歲癸卯邑修學宮楊明府知公幹鍊醇謹敦請鳩工自始事至落成無秋毫私楊公贈額曰忠信篤敬其爲當事者敬服如此公長郎溥績字去矜沭公庭訓英年食餼謂功名可立致不意中年而歿公抱西河之痛遂絕意科舉晚年優游講學循誘後進邑人士成立者多出其門享壽七十有四幼子溥綏早入膠庠克紹家學繼公昌大正未可量所輯有文廟禮樂志邑志考畧稽古

録。讀書録藏於家。

臨汝屈敬賢寧西馬嵩樵傳公傳

傳樹崇字林宗號嵩樵登封人康熙乙酉河南仝軌榜舉人是科直省鄉墨獨中州有前茅後勁之稱時年甫弱冠天資英敏倜儻不羈博於學饒經濟材志篤忠孝戊戌成進士雍正甲辰授直隸東安令以查賑廉直忤部使者解任効力天津城工保薦邊奏對稱
旨發甘省題補初署莊浪同知押運進藏抵木魯烏素歸題授中衛令復押運至巴爾庫爾大將軍甚器重之歷官武威鎮番屯田柳林湖櫛風沐雨先勞弗倦教民耕穫及時屯收數倍於前有柳林湖賦及屯田記文章

經緯具見一斑以功題陞寧夏府西路同知久任巖疆
値軍興旁午所至幹濟敏練吏畏民懷有暇則興文教
課士子手丹黃甲乙中衛科目鵲起自嵩樵樂育始衛
人頌之比於文翁化蜀云乾隆癸亥暮秋以公務至寧
疢症陡作卒於行館行李蕭然同官爲之襚殮皆痛哭
失聲咸惜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衛人聞訃迎櫬返署
數百里內號哭不絕聲其政教入於衛人者深矣旅櫬
不能旋里各 上憲及文武同官稔知清貧公籌賻贈
始克就道嵩樵少孤鞠育於大父元美公報劉念切兩
遇 覃恩悉請貤贈而本身不及嵩樵負經世偉畧致
身盡瘁歿於官守雖位不酬德業未副懷而榮及兩世

澤被羣黎忠孝素志洵無媿焉且長於文翰攻鍾王書法第後需次主嵩陽書院數載桃李蔚然所著八比取士說讀書行文法學者奉爲金針蓋傅氏自前明之初迄於國朝簪纓綿綿皆以廉毅剛正表表朝野嵩樵能世其家學以文經武緯名世以廉吏終雖未獲如介子之封義陽而馳驅絕塞化行河西庚桑尸祝謂傅氏世有政譜亶其然乎如嵩樵者洵足輝映先後矣

冉覲祖節婦郜武氏傳

節婦武氏者登封處士[illegible]濯妻臨洮府通判偃師武公大寧之女也生而聰慧父殊愛之授以孝經小學列女傳咸通大義幼隨父之官臨洮道出河州過故學士解

縉貶所聞胡廣女截耳待罪縉子事遽告其母曰此女流豪傑也遇其人當師事之迨於歸後事舅姑極孝謹雖奴婢不乏而饌必親調衣必親製惡不潔恐無以將敬也生二子長曰開芳次曰繼芳年二十一而寡繼芳早死開芳清瘦多疾姑與母私有奪志議侍兒以告氏痛哭自剪其髮曰我自爲若家婦朝夕勸夫苦志螢牕常以大魁天下爲祝不幸誦讀過勞賫志以沒時即欲從夫地下柰舅姑年高兩弱息俱未離襁褓我死恐遺二老人累是以忍留微軀爲撫孤計耳又亡其一天之厄我已至矣乃有異議其將謂我不能如魏溥妻耶言罷復斷一指以示信曰有後言我將自刎事聞直使者

旌其廬歲給粟帛居常會族中妯娌輒舉曹大家女箴以相勸勉謂閨壼典型盡在於是夜聞開芳讀書聲瞿然曰兒勤苦誠善然功名有分兒素多疾何自苦爲言之不禁歔欷壽九十七而終子開芳成歲薦孫六人次邦翰尤孝謹善文詞十九補博士弟子員三邦屏叅技勇中順治乙酉科武舉累官至江西袁州府都司僉書人以爲節婦之報云

于振節孝羅孺人傳

孺人姓羅氏父曰衣藍河南之登封人也有清德孺人生而慧善女紅寡言笑父母珍愛之同里劉氏有子正芳岐嶷不羣遂許字焉孺人之適正芳也年甫及笄事

其姑申氏維謹。正芳故寒儒。客於洛。孺人奉姑以從。逾年生子蔚。又逾年生子錦麟。於是孺人年二十矣。正芳爲人皙白瘠弱。如不勝衣。年少負氣。鬱鬱無所就。心不樂。日益羸。孺人左右慰勉之。終不解。寢劇、遂不起。竟卒。卽是年除夕也。是時蔚生二歲。錦麟生未浹月。孺人呼天號慟。次日元旦。視含殮畢。潛懷利刀。欲自殺以殉。姑察其色疑之。謂曰、劉氏所以不絕者。恃有兩孫耳。子卽不念我。獨不憫此藐孤耶。探其懷。果得利刀。擲之。因寬譬曰、死易、立孤難耳。吾旦暮卽地下。如此呱呱者何以。子之賢明。柰何而爲若是。孺人泣謝。遂壑髮。扶櫬奉姑、還里。拮据營葬、如禮。其後家益貧。舊有瘠田數十畝。稍

稍爲豪强者所奪。孺人晝則操作。夜績紡易米。市甘果以奉姑。姑色喜則已。稍不豫、輒蹙額不敢寐。姑病篤、孺人露夜禮北斗求代。恍惚有神人告之曰、上帝憐汝節孝。爲汝姑增算一紀。後果十二年而逝。鄉黨皆以爲純孝之報云。姑既没、孺人經營窆紀。盡愼盡誠。邑之紳士、臚列其行。聞於邑宰王公。旌表其門曰、歌鵠保孤。至今稱節孝羅氏焉。孺人教子嚴。師就塾。典簪以供延饌。必精潔。故蔚、錦麟、皆負才望。而蔚爲明經。任商邱司訓。孫甡。以甲辰登賢書。癸丑成進士。爲兵部主事。裏行。惜乎孺人不及見矣。孺人性毅而和。家人少長、未嘗見其露齒。然待親串。馭臧獲。無疾言遽色。雖貧、遇人急、必賙之。

雖老行善無怠卒時年七十有六史氏曰幽明之說杳冥不可信然若羅氏之禮星告虔神應如響得不謂之異乎羅氏孫甡余典試中州所得士也爲余道其王母事蓋詳不盡錄錄其大者甡今官夏曹有聲異時將以其王母事蹟載之國史余故爲詮次以待之

曾會煜劉頳谷傳

公諱受書字中一號頳谷登邑之陽城人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九歲嫺音韻傾口即詩作字端勁有古法長博極羣書尤邃於易理性至孝年十八入庠即失怙哀毀過人體母李氏教燃香燭書或映月默吟夜沉不倦成童食餼於庠黃梅瞿慕川奇其文曰此天下士也以文

章經世者非直舉子業也未幾登萬歷丁酉科全璲榜銓授南直隸池州府建德縣令以母命就任一眞獨守畏賄如穢明興清流無可比倫時人方之海忠介云建有豪强嚴某者以人命坐抵暮使人懷金遺公公艴然曰爾坐法當抵吾寸心難欺獨不聞暮夜有四知耶多金何須立按法成獄建號僻瘠適大饑條上利病十二事設廠煮粥雖山谷窮壤必躬親查賑務獲實惠鋭意作人於建城東西立講席二聚邑士詮解孝經小學並六經要語性理契槩理言俾曉大指毅然以勵名節敦士風鄙章句探道原爲本務邑中如孔貞時金德光井九一等皆出其門公甫蒞建迎母李氏就養時李春秋

高九袠餘矣居近期李曰母來非爲養也若有先人産堪供脫粟余覘若政忠愛純潔可幸無罪旹矣余其反嵩陽箕陰之廬焉公卽稟辭官終養母亞色拒之曰但愼爾憲礪爾操毋情有餘懽卽身有餘安何沾沾終養爲又二年李卽世公丁艱解任囊無吳越一物惟書史數笥而已諸生百餘人送至歷山泣拜去公星馳奔歸盡哀盡志衰麻一遵家禮儀節著有易說衍義續編圖極廣畧並彙定靑藜世業諸書服闋以疾卒於家

俞來求劉淙雯傳

公諱滋然字惺復號淙雯登之陽城人也幼端謹有氣識不事羣兒嬉戲年十二爲文津津含生氣六經子史

通鑑性理無不成誦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成童食餼中萬歷戊午科副榜奮志燈窗不聞寒暑鹽院李日宣按臺卯毛伯器重之名嶽鬱邑中乙酉成恩貢授汝寧府光山學博光庠自流寇蹂躪後學宮焚毀初蒞任卽謀修整綱大事宜任勞不恤而一切支費悉聽功主措置毫不經躬與學課士雅意作人邑文風大振陞山西遼州和順令廉平仁恕爲政寬和有體和邑經兵燹人民潛避田多荒蕪公百方招徠給牛籽勸墾凋殘頓拯遇水旱輒遍閱村落力行賑䘏他如淸徭賦籌兵餉抒驛困治績種種入歌父母公退暇卽集諸生講六經性理闡發義蘊兩年政成士習丕變按臺羅考察有淡懷內

胄精力淵道。夙具敦大之規。允稱補救之才。經術克明治術允孚等語。擢薦公以年老辭。歸更研精易理。所著有先天周易淺說。易昂分門全註。卦疇合說。春秋續傳諸書。藏於家。世居陽城。人無貴賤少長皆稱爲陽城夫子云。

治術允孚學講攝篤公以年老辭歸更研精易理所著
有先天周易淺說易象分門全註非譚合說春秋讀傳
許甚藏於家世居隰城人無貴賤少長皆稱爲隰城夫
子之

太常寺博士洪亮吉
登封縣知縣陸繼蕚 同纂

麗藻錄

賦

唐張仲素山呼萬歲賦以大君升中維嶽表祥為韵天作太室魏乎蒼蒼立極正位含精降祥惟漢武之肇祀聞嘉言之孔彰告盈數以不忒鬱希聲之載陽于時五輅既臻千官畢會望巑巖之絕壁升縹紗之華蓋排羽衛於山前刻金石於天外諒精誠之至感致天地之交泰於是騰洪音流翠靄始則類乎雷殷終不因於地籟惟天祚聖谷

得一而盈惟嶽降神聲至三而大夫其登封則千古是
追峻極而四方是維瑞載光於漢史德且詠於周詩動
合休徵有異坻頹之震響合靈祀且殊大塊之噫是時
也百神受職萬靈獻功霽山務收山風福穰穰於宇內
聲隱隱於封中且啟廸之徵延洪是表因勤成而響荅
殊卜祝之占兆憑乎物陋石言之不臧錫自天歎夢齡
之尚少懿乎胳合散乎絪緼邈崇邱之杳靄伊仰止而
數聞掩龜格與鳳降軼神光與慶雲獨得乎數千百祀
何慙於七十二君稽彼泉山洛夫四嶽或泥金於杳靄
或瘞玉於綿邈封並聞夫再三響未劾於清濁方今文
物芬郁寰瀛廓澄我后克讓謙勤夙興以故如山之壽

式當如日之升所以下臣獻頌望翠華之是登文苑英華補
唐韓鎡山呼萬歲賦以聖德潛蝠陰靈效祉爲韻嶽則降神君惟作
聖爰膺萬壽之福以奉一人之慶至誠斯感瑞既發於
希聲盈數是徵道方期於永命伊昔漢德方至神以以
寧展升中之盛禮備昭報之天經休徵是格明德斯馨
帝道昌而言作天心啟而昭靈諒惟恍而惟惚覺非雷
而非霆若自觀心數已超於卜祝匪因騰口事全過於
夢齡會異石言方承帝祉人君肅穆以傾聽羣后左右
而驚視訝寂寂以無人每洋洋而在耳數惟萬式彰悠
久之期呼至三用表丁寧之旨瞻彼維嵩極天比崇明
神是處應感潛通降喜聲於碧嶂遵咨命於元穹慶彼

盛時巖嶺且聞於隱隱暢茲和氣人心盡樂於融融天
旣輔於無親神方降於有德在肸蠁而昭異禪聲明而
莫測孰謂乎不職不知曷昭夫或語或默懿其發茲大
號騰彼宏音儆谷神之虛宅振山水之高林周流崖巘
散越嶔崟和淸風之遠韻凝翠靄之層巒若非報地承
天恪愼克孝洋溢乎德澤布濩乎聲教則何以跡追三
五之蹤歲表十千之效囂然震盪忽爾沉潛儼翠華而
將下仰太室而迴瞻至矣哉斯前代之盛事惟我后之
能兼文苑英華

唐范榮測景臺賦大聖崇業蔔象潛通據河洛之要創
造化之功建以黃壤亘以紫宮右輔伊闕左連轘嵩鎭

臺比而可擬瀛壺方而詎同掩扶桑於自域包蓬萊於
海濛式均霜露之氣以分天地之中於是仰元穹之文
俯黃壤之理下壓坤德上羅乾緯垂刑象物旣不假於
銀衡司刻探元何必邀於銅史其細也難究其妙也若
此斯豈光陰而若易徙且夫聖不可測道實兼致天地
與能幽靈必契囊括衆巧網羅羣藝自然而來疇能比
計今來古往時移道替滋歲月以成朽覺風塵之漸異
人有代兮俗沒地有形兮無制零落空階莓苔古砌頹
墉邐迤但覺蕭條高阜荒凉寒城蕪蘙攀聖迹而難企
感吾徒而流涕猗歟成周系聖纂極君少臣政流言更
逼自陝卜洛其儀不忒公敷其化人盡其力惠而不費

功成事息。欽聖德之徵臭。豈賦者之能識。文苑英華補

唐闕名測景臺賦以設在天中端景垂則爲韻

瞻彼古臺。揆日爰設。載徵經始之旨。將測運行之節。天地之必可見。風雨之交既別。玉律匪先。土圭是揭。以徵陰陽之短長。以察浮驗之晷轍。不然者。焉可以酌其數於高空。建天中而有截。詳厥周典。詢諸日官。以寒暑爲候。以陰陽爲端。且俯接神州。迥當嵩嶺。憑累土之增構。運孤標之直影。刻因高以垂範。異尋虛而捕景。分至有度。知王者之迎長。盈縮不僭。念志士之思。永巑嵯霄聳。昭明有融。九層一驗。萬寓攸同。彰宣精而示下。表無私而得中。況復圭植于臺。日生于海。當呈象以委照。必澄霞而賦彩。雨童之辯

猶感太史之占斯在上千里而是馳下寸晷而未改嗟夫悠也久也元之又元昇大明而赫矣顧崇址而歸然是以分北陸識南躔審以作程定此而會期萃土中以舉正因茲而仰辯均天唯彼元德我后是則普觀端景知立表於天中潛測末光恩勞躬於日昃至若覩朔興紀書雲立規浮箭司辰且於室內建木滅影或在太室豈比夫茲臺之特立平四氣而正兩儀文英英華補

宋樓异嵩山三十六峯賦有序

余少聞洛邑之盛在唐宋爲東西都而山川形勝之富視他州爲傑觀昔韓退之白樂天見於歌詩形容勝槪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文忠與梅謝諸賢相繼爲僚友數遊嵩少間至今以爲

美談。余幸以不敏、得令嵩高。縱觀諸境。未有過少室者。而巉巖聳拔、乃在戶牖間。朝夕博望。歷歷可數。因作三十六峰賦、以自廣。非敢竊比古詩之流云。伊浮云之公子兮。訪道於林邱。棲神於巖谷。超然有游方之志兮。乃東升於岱頂。西謁於華麓。雖衡陽之南兮、與夫恒山之北。靡不窮探歷踐兮、遊心而騁目。獨怡然而忘歸兮。內欣然而自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而造中域。徐睥睨以四顧兮。意恍惚而有失。遭嵩高之丈人而問津兮。曰游四方而眞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危之不涉。今乃西望兮、岌然而聳峙。雄柱天綱兮、橫亘於地軸。連絡偃蹇兮、龍盤而虎伏。雖華以九而巫以十二兮。

未覩奇峰之六六丈人放杖而笑兮秋水方至而河伯
自溢子烏覩海若之難匹兮獨不聞中天之少室其高
則嶢屼嶒崒崟岑鬱岪兮十有六里而疊有十八其深
則環紆縈繞盤糾紛錯兮上方十里而周圍一百包嵩
陽以作鎮兮截轘轅以爲郭眷歌山之所聞兮觀舞水
之所樂其上則有嘉禾甘果兮神芝與仙藥石柱若承
露之盤兮帝休若楊枝之葉石脂所滴兮飲之可以長
上古玉膏在巔兮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兮寶所
聚光明之穴兮畫所鑠一丈之鍾乳兮可餐千歲之資
糧兮不絕其中可避兵火之災兮自有經書之博其神
異則玉女爛織錦之文兮金人迷白露之落雲洞響時

聞之鐘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爲壘兮阿育王寶之以爲塔此皆公子之所未知兮而丈人之所安宅丈人曰名生於實兮義設於適子知其一兮未知其二子識其外兮未知其內是徒知六六之所有兮而烏覩六六之名義東朝嶽祠儼百神兮西望洛邑鬱千官兮太陰少陽山之明兮石城石筍天所形兮檀香丹砂寶所鍾兮鉢盂香鑪狀所省兮連天紫霄勢之窮兮靈隱來仙洞府深兮清凉寶勝梵刹標兮瑞應瓊璧祥光紛兮紫蓋翠華煙靄凝兮藥堂紫薇花草靈兮白道天德名字偉兮卓劍白雲形實紀兮金牛明月色像起兮凝碧迎霞天光聚兮玉華寶柱金石瑩兮繫馬白鹿

神仙衆兮此則六六之名義兮而未覩六六之景氣丈人曰方春陽之盎盎兮燒痕蕪沒而青青紛紅紫之繡錯兮引百囀之幽禽雄樓傑觀兮切星辰而上侵玉仙神女兮乘輜軿而下征朱明草木之扶疏兮蔽大明之午升山椒雲氣之冉冉兮若覆甑而鬱蒸忽雨聲於天外兮勢翻盆而倒傾惟紫芝與黃鶴兮舞長空而産英金飈之驚葉兮山空落日若仙人之鍜聲夜月白而風冷冷兮玉笙清徹而爾聽暨元陰林柯之脫盡兮山形瘦而骨稜稜冰雪横積於千仞兮玉龍飛而白虎亭亭惟四時之出沒變態兮顯晦陰晴不可得而盡名豈得仰觀俯聽自辰及酉應接之不暇兮以盡朝昏此雖丈

人之所不能形容兮而豈公子之所可預聞丈人曰突兀撑空兮千變萬狀山經地志兮不可究量或背若相戾兮或面若相向或竦若相鬬兮或揖若相讓或散若相忘兮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和兮而前者若倡或卑者若下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若相攜或怒兮若相抗或若秦晉兮相匹或若楚越兮相望或聳瘦兮若峩冠或擁腫兮若挾纊或尊伏兮若騎虎或崇聚兮若甕盎或決驟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船舫或若遊郊原兮累邱墳而包柩槨或若入宗廟兮紛豆登而鬱秬鬯或戢兮森劍戟落落兮列屏障勢領略兮斷而還連狀吞與兮宛而復壯超然若三十六天兮神仙之洞宅姤然

若三十六宮兮妃嬪之遊燕昂霄聳壑冠佩悠兮泉飛霞傾爵斝流兮天闕星熒玉枰成兮松篁瑟瑟鈞天迎兮嬌雲曲月鬟髻新兮煙斜霧靄龍麝焚兮霞舒霓卷舞袖張兮雷霆轟轟宮車還兮言未及而公子穎然如醉兮灑然如醒非丈人無以藥之使瘳兮刮之使明僕未能窮茲山之勝蹊兮究茲山之曜靈請執杖屨兮以從後塵石刻補

明曹璉嵩山二十四峰賦有序 按白虎通云嵩山者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以其居四方之中而又高且峻也故詩曰崧高維嶽峻極於天此之謂歟山有二十四峰曰青童黃蓋浮邱三鶴遇聖萬歲玉鏡獅子虎頭起雲鳳凰

金壼華蓋元龜卧龍會仙子晉玉柱老翁玉人玉女獨
秀積翠太白皆遠近齊高無低昂之態有凝重之勢誠
非天下山川比余因駐節騁目乃并志其名於左方以
自適奚敢擬諸古賦云其辭曰
維登封之墠壚當脛膞之正中聳嵩高之嶄絕屹千仞
而穹窿託扶輿以正基應房宿以曜空結根彌於崑崙
直指超乎崆峒靄輪囷之繚繞迎羲馭之曈曨匪嵯峨
之莫測抑迢遙之難窮揖胥梁之渺瀰襟河洛之溶溶
俯首陽之隱隱超太行之重重回盤嶮巇奔突巃嵸峻
極形於周雅配天始於唐封彼岱華霍恒之四嶽各分
鎮於南北東西此則兹山之勝槩闘古今而獨雄也其

爲寶藏也、則金砂之璀璨、璞玉之璘瑞、表中原之異産、充上國之奇珍、其爲靈蹤也、則石室據其陽、天池在其頂、敞金刹於少林、閟瑤宮於眞境、其爲品彙也、則凡根荄之屬、飛走之羣、時涵時育、以悴以榮、超乎閬苑之蓊鬱、甲乎靈囿之縱橫、是雖博物之張華、無以辨其類、洽聞之郭璞、曷能究其名也、若夫豐隆停震、飛廉卷霱、嵐光浮漢、林影篩日、班二十四峰之騈羅、脫瑤簪於螺髻、肖迸筍之巑岏、侔列戟之排立、卓乎彩筆、書空而作軸、儼乎元圭、平水而矜錫、聳乎蟠虬、昂角而崢嶸、矯乎驚鵬、垂翼而奮擊、高低起伏、遠近穠麗、鄙羅浮三百里之磅礴、陋武夷五千丈之崒嵂、彼巫峰之十二、匡廬之五

老叉奚可比而儔擬而匹也余嘗駕天風遊玉柱訪青童攀玉女尋子晉之奇蹤步老翁之幽址把虎頭而舒嘯憩黃蓋而徙倚面玉鏡之光芒盼三鶴之軒翥過遇聖兮浮邱躡元龜兮如砥駭卧龍兮起雲間跨獅子兮會仙侶覽鳳凰兮雝雝灑金壺兮墨沘瞻華蓋兮亭亭呼萬歲兮鼓舞挹玉人兮太白眺積翠獨秀兮延竚已而夕陽隱映而銜山歸鳥喧囂而投林蒼狗鬖髿而四塞螮蝀泯沒而曳陰麏鹿相睪而呼友猿狖聚嘯而長吟蟪蛄噪而嗚咽於菀皐而蕭森斯時也余亦慄然而懼悚然而驚矯回首於盤谷遘一老而便輕冠高冠之岌嶪佩長佩之崢嶸質銷鑠而綽約神杳眇而粹精

歷元宾之微徑乘閒維而上征覩倏忽而愈遠超寥廓於無聲欲從之而不可得乃托長歌而放情歌曰嵩山之谷兮虛明嵩山之泉兮澄清泉澄清兮可濯纓谷虛明兮彷彿蓬瀛追仙翁而邈乎難及兮聊徜徉而尋盟載歌曰嵩之山兮儲英嵩之神兮效靈神效靈兮海宇平山儲英兮俊騈生吾知申甫其復出兮又將爲後徵

嵩書

補

明劉咸嵩山賦有序五嶽惟嵩居天地之中而其峰巒之秀偉亦非他山可及故古今騷人墨客往往見之歌詠余不自揣亦掇拾其餘意而爲之賦辭曰

繄山阜之停峙均胚腪於元黃諒凝形之有異故奠位

而不常。維嵩高之爲嶽。獨穹窿而直方。雖同列於上下。實尊處乎中央。左襟帶於河洛。右控制乎齊梁。前屏列乎崆峒。後幛障乎太行。彼泰華衡恒之四鎮。各東西南北於一方。茲蓋造化者自然之工巧。俾其與天地同一久長。夫豈若尋常之培塿。而屑屑然與羣山較利於毫芒也哉。觀其元氣淋漓。靈根盤結。磅礴紫紆。嶔巇巀嶭。質厚重而不遷。勢蜿蟺而聯接。量含宏而有容。神昭皃而莫測。萬象欻翕兮森羅。四時光景兮明滅。煌煌大士之瑞芝。森森將軍之封栢。猗猗九節之菖蒲。燦燦三花之貝葉。彼四萬八千丈之天台。固僅能方其太室之三尖。而根盤五百里之匡廬。曾何足抵其少室之數疊。若

乃時和景霽天高氣淸風生鶴唳日出雞鳴霞彩凝兮錦繡錯嵐光蕩兮圖畫呈於斯時也凌絶頂履崚嶒恍兮惚兮葢不知夫此身之在人世而別有所謂崑崙之與蓬瀛也其或月暈星藏煙霏霧暗陽烏匿影虹霓横漢轟雷霆兮一聲分晴雨兮山半於斯時也挾天風遊汗漫窈兮閬兮亦不知夫此世之在人寰而又有所謂青城之與赤岸也雖然此特其朝暮陰霽之常態而未覩其倏忽變化之形容苟欲究其所以則雖智者莫得而窮彼其兩室諸峯層出疊起不參不差無偏無倚在少室者三十有六在太室者二十有四或崒嵂而崔嵬或秀偉而姸媚或迤邐而婆娑或隱約而蔚薉或羅列

如兒孫或比肩如兄弟或尊嚴如父師或卑猥如媵婢或蕭散如神人或俊拔如豪士或如蛟走而蚪蟠或如牛眠而馬馳或如理木之連枝或如芙蓉之並蔕或如舟楫之浮空或如兵車之趨市或如忠臣之赤心或如豔姬之高髻矯矯兮如飛而翔飄飄兮如行而止于于兮如醉而醒怡怡兮如悲而喜凡茲山之奇勝所可愛者如此然不指而稱焉則亦莫能默而識之矣故夫青童太白子晉浮邱玉人玉女會仙虎頭老翁遇聖兮相向黃葢華葢兮疊稠鳳凰鳴陽獅子號秋玉柱壁立玉鏡光浮三鶴積翠兮排闥萬歲獨秀兮凝眸臥龍起雲兮淨如洗金壺元龜兮翠欲流此則太室勝槩之奇而

天下之爲峰者莫得而侔也若夫東朝嶽祠西望洛邑白雲連天紫霄凝碧鉢盂丹砂之可觀香爐檀香之堪挹羅漢寶勝之可尋七佛靈隱之難覔太陽少陽之巍峩石城石筍之屹立紫薇兮藥堂寶柱兮瓊璧來仙卓劍兮孤高翠華繫馬兮峻極紫蓋迎霞兮如丹玉華白道兮如璧明月清涼瑞應天德白虎留形金牛見迹此則少室勝槩之奇而天下之爲峯者又孰能與之敵邪又如琳宮梵宇佛洞仙巖蝌蚪出而書見菡萏發而霜寒龍潭隱靈物兮潛處天池通聖水兮潺湲歷代尊禮則有封祀之壇往來經行則有轅轘之關凡若斯之歷歷皆可考而班班者也至若名傳於今事出於古測景

定於周公化石由於啟母御筆書於則天金蠶築於漢武隱有棄瓢之許由廉有洗耳之巢父道有奕碁之八仙佛有面壁之一祖出而重於世也又有索價之山八居而莫知其向也又有擣帛之仙女其他奇蹤燊然可數旣不暇於細推亦無能爲之悉舉也嗟夫拳石無情與時屯亨况非逢千載之景運抑安能得夫一時之謚寧惟聖皇之在上屢賜寵而錫榮崇嘉號兮以禮尊祀典兮以誠故嵩之德以之而益著嵩之神由之而益靈自茲以往吾知太嶽之儲精必降申甫而駢生於以屏乎藩翰於以充乎帝庭俾海宇之臣子咸永樂於昇平而吾又當秉霜臺之白筆以專紀夫三呼之頌聲也嵩書

明盧柟嵩陽賦楚王北遊登崇嵩之觀嵩陽大夫侍王乃涉蒙茸履嵬歸長御遠睞汜濫無際顧謂大夫曰壯哉山矣寡人於茲殆將脫屣邪嵩陽大夫曰大王之言誤若臣者始足與憩焉爾王曰夫山畜洩雲氣萬物所祖無貴賤遠邇皆好焉子大夫私之已有是何厚於自待薄於寡人邪嵩陽大夫曰臣聞之傳記鷦鵬搏雲鷯鷃悅翬物各有適故其所託者殊焉王曰夫寡人舍此將復有說乎嵩陽大夫曰唯唯夫嵩維巨嶽極於圓祗之中橫帶汝潁崪湣於氛霄之上綠蒨靄之薄盛乎翠虹之嶂爾其三十六峰二室嶕嶢靈巖浮敲崖豐岍嶇

叢轢互分，嶇崎傷迮，邅篠傴蹠，行者中亍，久之却息，
汙脅增懼。若夫窅阬谽谺，虧澗無底，窩嵺窅窴，長風颵颼，
扎軋呷喌，流離轉散，髣髴松聲，天雨新霽，萬壑灌瀨，湍
濤漏汎，碎頹雲巇，碕巉疊響，欻歘鬼怪。於是雛鳩掩羽，
豺虎驚蹙，慌忽謾台，悚息川谷，此誠山精魑魅之所穴
處，竊恐大王不逞託跡於此也。王曰：敬聞命，夫大夫惡
得獨憩乎哉。嵩陽大夫曰：臣少遊上都，親侍諫垣，陪列
公孤，尊三王，貶五覇，揖讓於魏闕之下。爾廼南箕揚舌，
青蠅點白，卽墨膺讒，寺人灑血，解圭組，脫鴟瑞，辭金墉，
凌風翔，飄然霞逝，廼昇乎嵩高之陽，故其怡神育靈，則
攀絲鉄崟，傷眺瑤城，陟乎泰清，盡足力而後返於青炎

之圃徘徊於松桂之林激嘯於汧水之濆將折若華之
英蕤江蘺襲幽蘭帶楚蘅猿猱嫖於左麋鹿擾於右逍
遙容與精神益壽然後檢搜巖穴探飲玉漿璧壇鳳筆
銅銚石牀希瑞呈露娛樂無方若廼王喬控鶴於林間
簮公失路於霧外少君捧節乎雲中劉根抗絶於人世
莫不偃仰羣笑憑虛軒輕臣雖庸駑與通紹介故夫龍
門三臺緱氏之嶺皆臣往來遨遊者也夫大王擁千乘
之器妃嬪珍玩之御不輟於前爲能避世長往哉王避
席曰寡人不能也子誠爲嵩陽大夫蟻蠓集補
明傳梅太室十二峯賦維茲中嶽巍煥神奇功參元化
德贊靈祇外方肇紀於禹貢嵩高載詠於周詩太室詳

馬遷之史嵩邱見潘岳之詞望之渾淪而端整郎之浩渺而嵬嶷層巒疊嶂兮崒嵂廣狹幽谷兮透迤雲光霞彩兮燦爛零雨湛露兮淋漓珍禽怪獸兮盤旋奇花異木兮離披黃帝稱會神之所周公立測日之圭累朝崇祭享之廟歷代樹封禪之碑宮觀列仙真之府枷藍精戒律之儀乾坤資其鎮奠日月爲之蔽虧此皆畧述其顯明之梗槩而未暇詳及於靈異之隱微也若與少室而比方實則難兄而難弟所並駕者外貌之高華所齊軀者中藏之深邃微有不同各極其致此雄偉而豐腴彼森削而秀麗此廣濶以能容彼挺拔以自異此如龍眠於海隅彼如鳳翥於天際此有大君穆穆之顏彼有仙

客翩翩之氣欲論二山之大小必數諸峰以爲對少室何爲侈於三十六太室何爲儉於二十四皆前人已錫之佳名實千古不平之怪事德非巑岏者眼界之易收而漫衍者足跡之未至光豔者羣情之所欣而醞藉者獨知之難覯乎昔賢既三緘於其口寻也實百慮於其胸苟此案之不翻豈爲政之至公況受命稱維嶽之主亦非局外旁觀者可伺於是盡披千古之簡策對接百里之巃嵸劃然若天地不愛其寶而豁然疑鬼神陰誘其衷既獲畫圖於宋時之棲异復得刻銘於唐代之盧鴻始知世所傳者出靈跡之記於道藏而世所遺者收紀異之文於天中即僅存者之久秘悟見遺者之無窮況

玆山也三臺夾於左轑轅輔於右熊山衛其前黃河界於後周遭足十舍之遙徑直亦千頭之厚環其外非再日不能旋穿其中豈刻期之可透峯之狀也實繁峯之名也未授或圍繞兮如屏或掩映兮如袖或特立兮如笏或羅列兮如豆或臃腫兮如牛或軒翥兮如鶩或潔白兮如絲或華彩兮如繡或鋒穎如劍之卓或攢簇如輻之輳或平方如舟之橫或圓滿如釜之覆或綽約如女之游或怒激如兵之鬬或倒懸如堂之垂或飛瀑如簷之霤千態萬狀迴合紛紜如今始見在昔杳聞兮欲補偏於舊令兼之充廣於微君刪庸纂異屏穢標芬東起西結域別區分首尾兩仍乎舊貫中間悉構以新文

僅取均嵩少之體未便超伯仲之羣其目維何如左所云鷄鳴朝氣昂也春震龍乘陽也懸練瀑布光也周道萬乘行也勝觀景物彰也石幔杖履藏也松濤喬木良也河帶美封疆也桂輪秋輝揚也立隼遠有方也觀香紀非常也望都鑒興亡也一一錫名歷歷在目新故相參作述遞屬古略今詳入橐我錄若冀野市上駟之馬若鄧林伐隆棟之木若合浦采照乘之珠若崑岡剖連城之玉將綽然而任其有餘豈歆然而憂其不足惟是吏事多勞暇晷常促勝具每停隻眼為局而欲斟酌山川進退陵谷狹小前人更制變俗籠千古於數行包大地於一掬是何異全豹爲管孔之窺滄溟用蠡穴之矚

片紙畀司農之錢而一瓶貯太倉之粟也哉說嵩補

國朝耿介嵩高賦粤太極之未判兮渾一氣爲流通分乾坤爲兩儀兮闢艮山之崇窿爰錫名以五嶽兮實配位乎三公列坎離與震兌兮表華岱與恒衡惟太室之巍峩兮獨奠麗乎天中雖結根于崑崙兮直俯視乎崆峒隊嵩高之維嶽兮洵毓秀而鍾靈厥生甫以及申兮發道德之菁英若乃端方正直靜定含宏敦龐醇固廣大清明四時順序日月運行陰陽和會寒暑均平既履仁而蹈義兮亦體立而用行中條分以縷析兮外比類而象形極之有萬岫與千巖兮而總括之爲二十四峯緬維眞人御極萬歲乎嵩高擎黃蓋玉女青童浮丘乘

雲子晉吹笙元龜息氣三鶴淩空玉柱聳其高標兮虎頭鬱其崢嶸鳳凰翔于千仞兮玉人守其幽貞覽玉鏡之光芒兮羨金壺之晶瑩眺積翠之獨秀兮瞻華蓋之老翁恍遇聖于仙巖兮揖太白于長庚跨獅子之奇崛兮想隱居于臥龍凡茲蘊蓄之深厚兮固悉數之而靡窮自非得其輿之正氣兮曷以蜿蜒磅礴孤峭挺拔踞寓內而稱五岳之宗乃爲之歌曰山體兮巃嵸山意兮冲融考河圖兮位中宮稽分野兮主填星興雲致雨兮潤澤蒼生究讓善于大造兮而不自有其功再爲歌曰人禀五行之秀氣以生剛柔合質兮陰陽儲精宜卓然獨立與乾坤以不朽兮庶無愧乎山之靈 敬恕堂稿

國朝耿介嵩陽書院雙柏賦并序甲寅秋書院初成敬恕主人清晨乃邀良朋載酒來遊其間徘徊古柏下歌棫樸之章浩然興懷樂已既而嘆曰甚哉柏之可以喻學也客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其秉陰陽五行之秀氣而賦質與凡物殊也今柏一物耳而吾子謂其可以喻學何也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物得其濁人得其清五常之性人固有之物亦宜然乃人或戕之而物則不改其度子愼無岐視夫物也客笑而不答於是援筆爲賦其辭曰

何大造之灝灝兮始一氣之鴻濛既兩儀之絪縕兮普資生以爲功睹朕兆之方萌兮乃根荄於黃鐘嘉品物

之咸亨兮槖籥夫萬有而不窮爰曲直以爲性兮秉幽
貞以爲姿挺剛徤而不屈兮亦輪囷而離奇俯清溪之
瀠洄兮復亘帶夫歷巖感後凋於歲寒兮歷千古其如
斯本既通於溟渤兮末乃干青云而上之閱靈椿於海
嶠兮陋嶧陽之孤桐豈新甫之所產兮徒侶夫徂來之
松儼正笏垂紳之端士兮躋蹌翺翔乎禮樂之宫自非
表乾坤之正氣兮曷特立乎天地之中値嵐光之夕照兮
疑非雲而非煙靈鳥愉悅而集其上兮白鶴舞其蹁躚
好風來以婆娑兮明月出而娟娟騷人坐愛以吟詠兮
隱士矢寤寐而盤桓覽羣彙之紛敷兮獨淡靜以自安
挹沆瀣之夜噓兮適天性之自然骨幹嶙峋而枝扶疏

兮高明而克之以沉潛厥德合於無疆兮與博厚而相
延資潤下之膏澤兮廼固結於重泉得黃離之烜燿兮
光輝發越而鮮妍念樵夫牧豎之往來於其下兮經百
鍊而愈堅把朝曦而披和風兮藹元善之發舒厲霜雪
之勁節兮豈甘自處夫卑汚伊小大之有秩序兮何謙
遜而容與能擇地而處夫嵩之麓兮雖明哲其奚如陵
谷變而不改其柯兮洵守貞而不渝雷轟電掣而不慴
兮力能敵乎萬夫受陰陽之氣而取之不奢兮深砥礪
夫廉隅始託體於合抱兮譬登高而自卑終矗然其蒼
莽兮志上達以爲期緬虛懷而仰止高山兮信端嚴其
可師葉葉相承而無躁心兮允念茲其在茲日長月益

而不能自已兮悟進德修業之以時含眞抱樸以全內美兮豈炫鬻夫華滋偃蹇磊砢於山之阿兮有似於遯世而不見知亂曰屼嵂鬱葱洪惟嶽靈黙護持兮盤紆參錯陰森窈窕相蔽虧兮淸淑其氣磅礴渾淪得天厚兮樂山之體敦龐醇固仁者壽兮寒暑推遷鈞陶簸盪老其材兮造物所植沐雨節風控埏垓兮遠接羲農中更唐虞歷三代兮西卟若水東窺扶桑垂鬖鬖兮安土不流樂天不憂其任運兮歛乎若寂憺乎若忘其處順兮同上

魯曾煜中嶽賦荊河豫州地之閫奧嶽瀆公侯崧高太少方千里者九獨正陰陽呼萬歲者三謳抃舞蹈於是

焱焱炎炎煜煜爚爚榮光塞河青雲浮洛日經月紀天
包地幕厥號斯崇實推中嶽如卦爻方位環以乾兌離
震巽坎艮坤而含太乙之樞如象數圖疇衍以一二三
四六七八九而尊皇極之學是則中嶽之爲位也高
矣其爲德也超矣爾其形勢則疊壁層巒重奏複突析
鈴伊闕之門箭筈屯西之道提三尺劍而坐鎮轘轅封
一泥丸而誰焚箕鄣爾其莊嚴則芙蓉附麓翡翠翼舒
冕旒秀發絳節端居鞏號徧行青猶未了雲霄矗入翠
復有餘爾其典禮則玉簡衮章載在掌瑞盎齊燗肉獨
隆初踐之儀大夏函鐘爰重春官之制虞廷望秩升中
尤重時巡禹貢旅平大嶽實維經始豈獨瞻嵩百尺加

漢武帝之封崇聖中霄脩宋真宗之祀爾其功烈則中
土乂服祥契幽經翕闢萬象吐納五精軒轅曜哲伊耆
載形山川出雲寒暑峕而風雨會稼穡維寶天五生而
地十成爾其異徵則遷舘沈溟乳漿瀶滋朝霞現采神
人承露之盤秋月聞聲玉女擣衣之石輪囷徧秀萬年
五色之芝縹緲傳香一歲三花之栢爾其奇跡則月光
童子鬼谷先生震旦祖師乘蘆茁而面壁少君使者騎
龍背以持旌三十三天石實植劉根之杖七月七日緱
山吹子晉之笙爾乃中天積翠上帝遨遊百靈從焉鏘
鏘秋秋方鉉左纛華轙龍輣艴瑤曲莖雲罕九斿葳蕤
神鳳蚴蟉飛虬詭異戢晉霽景沉浮涾沱渙汗冲融滉

漾不疾不徐如醞如釀模造化以成形倚閶闔而結想蓋必有賢人君子之生協景福於肸蠁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處爲碩士出爲名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入則爲上爲德出則爲下爲民苟非斯嶽苞符亦孰有合於大雅之所陳於是

聖人恭已順時行慶爰稽往牘典常昭敬載命司存徽章特進詞宮置蘤臨遣示信誌以温珉之册錫以翠蚌